桂林風土記

嶺外代答（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桂林風土記

莫休符撰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桂林風土記序

前賢撰述。有事必書。故有三國志、荊楚歲時記、湘中記、奉天記、惟桂林事迹。闕然無聞。休符因退居、相錄見聞。曰桂林風土記。聊以爲敍。時唐光化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莫休符序。

桂林風土記目錄

桂林
雙女冢
東觀
巖光寺
漓山
東山亭
拜表亭
獨秀峰
海陽山
隱仙亭
甘巖
粘泐水
仙人山
舜祠
伏波廟
越亭
訾家洲
堯山廟
碧潯亭
夾城
歐陽都護冢
會仙里
靈渠
張天師道陵宅
如錦潭
遷鬻坊府郭

菩提寺道林和尙
延齡寺聖像
徐氏還魂
米蘭美績
宋顏延之
衞國公李靖
中書令張九齡
袁恕己
開元寺震井
宣州龍開江事
石氏燈檠祟
李給事長歌
李襲志
中書令褚遂良
桂州陳都督
張鷟

桂林風土記

唐　莫休符譯

桂林

按地里志、桂州、禹貢荊州之域。春秋時越。七國時服於楚。秦始皇二十三年、發適亡人、（古者戍有謫罰、謂之適。漢武帝方紀年名。）故云始皇二十三年。賈人、掠取陸梁之地爲桂林。吳時、文士薛宗言。昔帝舜南巡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南越志、漢武改爲鬱林郡。以桂林爲縣。吳書、孫皓鳳凰三年。分鬱林象郡爲桂林。又按圖經云、吳甘露年號。分鬱林象郡爲桂林。今以魏書證之。甘露、乃高貴卿公曹髦所記年號。非吳書也。古有名人張衡詩云。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是則桂林爲郡久矣。漢祖命周竈擊南越。南越王趙佗、據險爲城。竈不能喻。今靈川全義嶺、有越城。漢紀有周竈爲泗水侯。是呂后時。非高祖也。地里誌云、周竈未知其詳。（按史記南越傳、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

舜祠

舜祠在虞山之下。有澄潭。號皇潭。古老相承言。舜南巡。曾游此潭。今每遇歲旱。張旗震鼓。請雨多應。中有大魚。遇洪水泛下。至府東門河際。有亭容巨舫。往往載起。然終不爲人之害。舊傳舜葬蒼梧邱。在道州江華縣九疑山也。

雙女冢

在府城北十里。俗傳舜妃葬帝。卒而葬于此。冢高十餘丈。周迴二里餘。

伏波廟

伏波廟、在郭中之東北二里。是東漢伏波將軍馬援之祠也。

東觀

觀在府郭三里。隔長河。其東南皆崇山巨壑。綠竹青松。崆峒幽奇。登臨險隘。不可名狀。有石門、似公府之狀而隘。彙燭行五十步。有洞穴、坦平如毬場。可容千百人。如此者八九所。約略相似。皆有清泉涼水。乳液葩漿。怪石嵌空。龍盤虎踞。引燭緣涉。竟日而還。終莫能際。相傳云。昔有人好泉石。多束花果裹粻。深涉而行。還計其所行。已及東河之下。如聞棹櫓濡濡之聲在其上。又有山外高峰。舊有亭臺。近已摧壞。前政張侍郎名固、大中年重陽節、宴於此。從事盧順之贈固詩曰。渡江旌旆動魚龍。令節開筵上碧峰。翡翠巢低巖桂小。茱萸房溼露香濃。白雲郊外無塵事。黃菊筵中盡醉容。好是謝公高興處。夕陽歸騎出疏松。張侍郎和詩曰。亂山青翠郡城東。爽節憑高一望通。交友會時絲管合。羽觴飛處笑言同。金英耀彩晴雲外。玉樹凝霜暮雨中。高詠已勞潘岳思。醉歡慚道自車公。咸通年、前政張大夫重遊東觀詩曰。巖岫碧潺湲。靈蹤若可攀。樓臺烟靄外。松竹翠微間。玉液寒深洞。秋光秀遠山。憑君指歸路。何處是人寰。

越亭

在府城北。與聖壽寺接連。有巖洞庭臺。高峰聳碧。山穴透出北面。因名北牖洞。遠眺長江。極目烟水。北人

至此多盤鄉思會昌初前使元常侍名晦搜達金貂翺翔翰林揚歷臺省性好巖沼時恣盤游建大八角亭寫其眞院砌臺釣榭石室蓮枕流杯亭花藥院時爲絕景于時潞寇初平四郊無壘公私宴聚較勝爭先美節良辰尋芳選勝管絃車馬闐隘路隅金貂從此府除浙東留題曰紫泥遠自金鑾降朱旆翻馳鏡水頭陶令風光偏畏夜子牟衰鬢暗驚秋西鄰月色何時見南國春光豈再游莫遣豔歌催客醉不堪回首翠娥愁副車路單與金貂同年及第和詩一首謝安致理逾三載黃霸淸聲徹九重猶輟珮環歸鳳闕且將仁政到稽峰林間立馬羅千騎池上開筵醉一鐘共喜甘棠有新詠獨慚霜鬢又攀龍越亭初成金貂有六十韻長詩曰乏才叨八使徇祿非三顧北闕頒詔條東鄰證迷惑未聞述職效已見脫煩趣灝氣爽衣巾嵐颸輕杖屨其餘不省記

嚴光亭

在北羅門外臺亭巖洞亞於越亭亦是元常侍新置有石碁局爛柯石嶂金貂有五十韻詩云石靜如開鏡山高若聳蓮筍竿抽玉管花蔓綴金鈿餘不省記

訾家洲

在子城東南百餘步長河中先是訾家所居因以名焉洲每經大水不曾淹浸相承言其浮也元和中裴大夫名行立四子辭之歸仁歸閭歸禮庶因獲洲溪也刱造亭宇種植花木迄今繁盛東風融和衆卉爭妍有大儒柳宗元員外撰碑千餘言猶在前汴州楊尚書宴游題詩云桂林雲物畫漫漫雨裏花開雨裏殘惟有今朝好風景櫻

桃含笑柳眉攢。新政從事陸宏休詩云、新春藥綻訾家洲。信是南方最勝游。酒滿百分殊不怕。人添一歲更堪愁。鷺聲暗逐歌聲豔。花態還隨舞態羞。莫惜今朝同酩酊。任他龜鶴與蜉蝣。

漓山

在訾家洲西。一名沈水山。以其山在水中。遂名之。古老相傳。龍朔中、曾降天使投龍于此。今每歲旱、請雨潭中。多有應。前政元常侍以其名與昭應驪山音同。故遂改爲儀山。近歲于此置溫靈廟。廟中時產青蛇。號爲龍駒。翠色或緣人頭頂手中。終無患害。

堯山廟

在府之東北。隔大江。與舜祠相望。遂名堯山。山有廟。絕靈。四時公私饗奠不絕。北接湖山。連亙千餘里。天將降雨。則雲霧四起。逡巡風雨互至。每歲農耕候雨輒以堯山雲卜期。

東山亭

府之東門。有大亭枕江。與望月樓接。連近子城。建竪多年。不記歲月。

碧潯亭 去思館是。

亭館、大中初、前韋舍人瓘刱造。在子城東北隅十餘步。接近逍遙樓角。近大江。館宇宏麗。制作精緻。高下敞豁。冠諸亭院。去思館、舊名青桂館。前政吏部張侍郎騭、除替、飾裝於此。遂改爲去思館。韋舍人、年十九入闕選進士。舉二十一進士狀頭。榜下除左拾遺。於時名重縉紳。指期直上。馬相爲長安令、二十八度候

謁。不蒙一見。後任廉察桂林。纔半歲、而馬相執大政。尋追懷舊事。非時除賓客分司。悵望、酧詩於碧潯亭曰。半年領郡固無勞。一日爲心素所操。輪奐未成繩墨在。規模已壯閎閎高。理人雖切才長短。薄宦都緣命不遭。從此歸耕洛川上。大千江路任風濤。

拜表亭

北接碧潯。南連望月。東甫長河。西鄰雉堞。前政山北盧尙書匡添建置。

夾城

從子城西北角二百步北上、抵伏波山。緣江南下抵子城逍遙樓。周迴六七里。光啓年中、前政陳太保可環刱造三分之二。是諸營展力。日役萬人。不時而就。增崇氣色。殿若長城。南北行旅。皆集于此。

獨秀峰

在郭中。居子城正北百餘步。高聳直上。周回一里餘。迥出郭中。下有巖洞。舊有宋朝名儒顏延之宅讀書亭。後爲從事所居。往往見靈精。居者少寧。前政張侍郎廢毀焉。

歐陽都護冢

府北郭松逕盡處。有國初安南都護名普讚冢墓。普讚靈川人。其宅今爲聖壽寺。有廟在寺之北下。歿後、殯于北郭。時有識地勢者。言葬所有天子氣。由是官掘斷。至夜、又有陰兵填平如舊。既而再掘。復平不已。時有効役者、人偶宿其所。夜聞鬼兵相語曰。能以靑布連土投江。則我等無能爲也。及明、主吏聞宿者言。

遂用青布輦運土投河。竟免陰兵填築。今墳所掘處猶存。有石人石柱皆在。松楸百餘株。近爲樵者斫伐無餘。子孫自千數年湮沒無聞。或云。訾家洲、因運此土流下成洲。有歐陽膴者詩絕句曰。舊業分明桂水頭。人間業盡水空流。春風日暮江頭立。不及漁翁有釣舟。

海陽山

在全義縣北、又漓湘二水源也。流至金義北三百步分流北去。作爲湘南。下爲漓山。下有廟。前政陳太保奏錄。詔封廣潤侯。

會仙里

南去府五十里。舊有羣仙於此。輜軿羽駕。徧於碧空。竟日而去。里人聚觀壯聞。因名會仙里。

隱仙亭

本名盤龍岡。在府西郭三里。與延齡寺甫近。寶歷年、前使李給事名渤、開置亭臺。種植花木。有池沼巨巖。水深無際。有嘉蓮洞、白雀洞、石盆大亭、又慶雲亭在山頂。朝陽亭、夕陽亭、連理橘、秉燭巡游。時見龍跡。大如椀。水有靈魚。龍腹四足。人或誤擒。風雨立至。山河秀異。皆入畫圖。作屏障。爲信好之珍。有從事皇甫湜、吳武陵、撰碑碣二所。給事徵起山中。一表薦九賢。皆居顯貴。給事爲考功郎。宰相皆書下考。以天子巡游蹂禾稼。無所獻替故也。除桂林、有歎烏詩曰。三朝四黜倦遐征。往復皆愁萬里程。爾解分飛卻回去。我方從此向南行。又題隱山詩二首。常嘆源泉去不回。我今自去更難來。欲知一一留心處。手種巖花次第開。

隨雲不厭蒼梧遠。似鴈逢春又北飛。惟有隱山溪上月。他時相望兩依依。

靈渠

全義縣灕湘二水分流處。相傳曰後漢伏波將軍馬援、開川濬濟。水急曲折四千。用遏其節。節斗門以駐其勢。有伏波廟在縣側。又按後漢鄭宏、奏交趾七郡貢錢。從東泛海。多沒溺。請開桂嶺靈渠。後御史史祿重開闢。又按前漢武帝元鼎五年、命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戈船將軍嚴助、擊南越。呂嘉戈船出零陵。下漓水。此則前漢嶺首已通舟楫明矣。焉得至後漢馬援鄭宏開靈渠。於理未盡。言馬鄭重修則可。云創闢、則於義有乖。休符駁。

甘巖

在府南八十里。大江傍其源。出臨川縣界。思磨山自水下湧出。巖方十餘丈。大如屋室。莫究其深淺。盛暑到彼。凜冽增寒。

張天師道陵宅

天師舊宅在賀州。道籙以爲元中大法師、令以宅爲廟。廟中有美異菓實。有人食之無患。唯不可採取。必致禍也。

羊狗水

在巖州州門。長河其源。從羊狗流下八十餘丈。本州圖經所載。

如錦潭

麼郡有如錦潭。水深無際。近歲有人伐潭邊巨木。樹倒入潭中。遂巡沈沒。莫知所在。潭中時聞音樂。如大府廣筵移時而止。

仙人山

象州武仙縣、多有神仙聚集高山。羽駕時見。如建州武夷山、皆有仙人換骨函槨之跡。

遷鶯坊府郭

遷鶯坊、本名阜財。在市西門。因曹鄴中丞、進士及第。前政令狐大夫、改爲遷鶯坊。在府西門進賢坊長街。因趙觀文狀頭及第。前陳太保改坊名。

菩提寺道林和尙

往年中桂州人薛公元。常供養一僧。法號道林。如是精心供養。十有餘年。忽一日其僧辭去。云貧道歸去。撓濱多年。更有可酬。今只有舊轉經一函。且寄宅中。如至周歲不回。卽可開轉讀。如此、經一歲開鎖。有金滿函。可數千兩。後賣一半、買地造菩提寺、幷建道林眞身供養。今儀像見存。薛今見有孫禹賓、在桂林効職。

開元寺靈井

隋曰緣化寺。後因紗燈延火燒燬。重建。元宗朝、改名開元寺。有前使褚公親筆寫金剛經碑。在舍利塔前。

西有觀音寺井。貞元中、有李氏因左遷、寓居僧院。屬暑月、以食餘熟羊脾懸井中。逡巡、雷震暴作。羊肉置於隙地。而烟氣薰灼。犬不食。蟻不附。至今僧俗衆言井有龍至云。愚以理裁。有異於此。夫龍嗜血食肉。重牢醴。人有享祭。必選良肉醇酒。潔饌珍羞。然後精禮寧有一羊脾而迅雷震之者。蓋以伽藍井中奉獻諸佛衆僧。而遽以肉味羶汚神祈之所。是以不容。乃致雷擊去理必然矣。其井終亦塌壞。先令狐相從事當府。因撰震井記。然以羊微事、曾未移時。天鑑已知。則人之善惡或愈於此。又豈殲遺於陰報乎。昔董卓縱暴。爲呂布殺而曝屍其亭。後有故吏收其灰。以小棺殯於郡城。又遭風雨漂流。失其所在。楊國忠以貴妃因椒房承寵。綰三十二使印綬。天寶十三載二月拜司空。冊命之日。天雨土霑朝服。未幾族滅於馬嵬關西楊氏。遠四知。去三惑。歷千載而慶延子孫。則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矣。故孔明有言。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苟能佩服斯言。以神祇爲證。則終身不居有過之地。

延齡寺聖像

寺在府之西郭郊三里。甫近隱山。舊號西慶林寺。武宗廢毀。宣宗再崇。峰巒牙張。雲木交映。爲一府勝游之所。寺有古像。徵於碑碣。蓋廬舍那佛之所報身也。此地元本荆榛。先無寺宇。因大水漂流巨材至。時有工人操斧斤斫伐。將欲下斫。忽見一梵僧立在木傍。有曰、此木有靈。爾宜勿伐。既而罷去。又有洗蔬者於其上則浮。濯董辛於其上又沈。雅契梵僧之言。由是咸知有靈。遂刻削爲僧佛。當則天后臨朝之日。夢金人長一丈六尺乞袈裟。及詔大臣問其事。皆莫能解。旋奏陛下既有此夢。乞依夢中造袈裟。懸於國門。以

俟符驗明早、大臣奏縣袈裟忘收已失遂詔天下求之已在桂州盧舍那佛身至今脅卑歸敬遐邇欽崇時旱請雨皆有響應如意

宜州龍開江事

桂之縻郡有宜州其河如桂州楊江水岸深斗形勢異於衆水古老流側近岡上俄頃夫還妻以告之夫疑是惡人尋至岡所求不見但見百牛既夜乃還家至明、遂遇水漲流木蔽江合蒼梧耆老盡知之

徐氏還魂

昔西漢武帝有神通之異南朝有干寶述幽府冥祕之言蘇泉崔韶亦紀靈怪牛丞相著三卷妖錄及徐氏還魂皆鄙夫鄰居在咸通末莫非目驗方證不誣陽朔居人蘇太元妻、產三子、徐已疾終既殯、忽一日還家但聞語而不見形云其年命未終冥司不錄今且暫歸憐撫其子補綻其衣一切如在稍經旬月鄰伍旋知占卜吉凶述善惡一一符驗有鄉人在府充職染疾其家眷屬請卜之俄頃刻云、去至凉風館南地名栢木林遇虎當道不敢過遂卻回卜者情迫堅請再往俄頃曰至府見疾者已瘥疑其不實、遂問其所居部曲疾人形貌徐氏不曾至府又未識病者一一言之無差異方明其實又有求人卜了謝曰無物奉酬深爲不足徐氏曰、汝家有三斗粟子在西房何得稱爲無卜者請取之遂巡負粟子至其前衆皆愕然卜者尤所慚恥如此不一難備書述一日言舜帝差人討蠻有人求至近驛助備熟食更一兩日當還如期而歸將得冥司一分細飲致夫前曰此飯曷若人間造者夫視之、品饌則倍珍於施食又一旦泣告

曰無端洩陰間事獲罪蒙遣追此去難再還好看兒女又泣別遂絕音響太元尙在

石氏射樟木燈檠祟

開成中桂林裨將石從武居任子城西壕側從武早習弓矢忽一年家內染患疾長幼罕有安者每至深夜常見一人從內出來體有光燄居常令疾者痛苦稍間若此物至則呻吟聲加甚醫巫醮謝皆莫能効從武心疑精邪爲祟至夜操弓挾箭映戶潛形候其來俄聞精復至稍近遂彀弓引滿一發中焉見被焰光星散而滅遂命燭而看視之乃是家中舊使樟木燈檠中箭而倒乃劈爲齏粉焚爇爲灰送長河於是家人患者皆愈大中年前政張侍郎名文規三代台相之家嘉貞宏靖延賞廉察桂林從武時職司通引他聞此事曾召問具以實對乃爲石氏射燈檠傳從武子勖在職近方去世孫淸諧嗣亦効卑職得金貂傳聞

米蘭美績

長慶中前政李給事名渤字濬之自給事中除桂林奏請名儒吳武陵爲倅故事副車上任具橐鞬通詩文數日於毬場致宴酒酣吳乃致詞云奉約同游山水奈何以紅帛繫予首仍命婦女於看棚聚觀相恥既彼我醜顏各爭意氣吳爲臺盤坐褰衣髀露以溺給事怒命衙士拉送衙司梟首時都押衙米蘭知其不可遂引而寢多遣人護衛給事扶歸寢堂夜半而覺聞家人聚哭甚悲驚而問焉乃曰昨聞設亭喧噪又聞命衙司斬副使不知其由憂及禍是以悲泣給事大驚亟命遞問之米蘭具啓昨雖奉嚴旨未敢承

命副車猶寢在衙院無苦給事達明早立至衙院卑詞引過上下俱自克責益相敬奉時未有監軍於是乃奏米蘭牧于象郡以酬勑下允從遂又以使衙儀衛送上本任

李給事長歌

李給事名渤爲太學博士喜長歌弟淑舟至歌曰前年別時秋九月白露爲霜金吹烈離鴻一別影初分淚袖雙揮心哽咽別來幾度得音書南岳知此下闕文廬山峨峨依天碧捧排空岸千萬尺社榜長題高士名食堂每記雲山跡我本開雲此山住偶爲名利相索誤自負心機四十年羞聞社客山中篇凝時魂夢憶歸路覺來疑在林中眠昨日亭前烏鵲喜果得今朝爾來此我吟行路五十篇盡說江南數千里自憐兄弟今五人共索儒素家尚貧雖然稟氣各不一就中總免拘常倫長兄年少曾落拓拔劍沙場隨衛霍口裏雖譚周孔文懷中不舍孫吳略次兄一生能苦節夏聚流螢冬映雪非論惡疾志如霜更覺臨泉心似鐵第三之兄更奇異昂昂獨負青雲志下看金玉不如泥肯道王侯身可貴卻愁清逸不干時高蹤大器無人知倘逢感激許然諾必能萬古留清規念爾年來方二十夙夜孜孜能獨立卷中筆落星漢搖嵩裏丹靈鬼神泣嗟余流浪心最狂十年學劍逢時康心中不解事拘束世間談笑多相妨廣海青山殊未足逢著高樓還醉宿朝走安公櫪上駒暮偷陶令籬邊菊近來詩思殊無況苦被時流不相放雲騰浪走勢未衰鶴膝蜂腰豈能障送爾爲文殊不識貴從一一傳胸臆若到湖南見紫霄會須待我同攀陟

宋顏延之

宋顏延之、字延年、琅琊臨沂人、曾祖含、父顯、延之少孤貧、居附南郭、空巷甚陋、好讀書、無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好飲酒、不拘細行、年三十、尚未婚、起家豫章公世子參軍、累官祕書監、宋太祖文皇帝諱義隆、宋氏第三主、昵愛僧惠琳、常獨占一榻、延之因醉白曰、昔劉盆子尚同參軍乘輿、袁絲正色曰、此三公之座、豈可以刑餘之人居之、延之性方直、言無所迴避、居身清約、不求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與謝靈運以詞彩齊名、而遲速相懸、嘗敕俱入擬樂府、上篇靈運立成、而延之久而方就、帝問其優劣于鮑昭、昭曰、謝五言如芙蓉初發、自然可愛、顏詩鋪錦列繡、彫績滿眼、尋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遇一佳景、必酣醉而還、臨去留錢二百萬與淵明、悉送酒家、及淵明卒、延之爲之誄、以孝建三年卒、年七十三、贈特進、自潘岳陸機之作、文士莫及顏謝焉、

李襲志

李襲志、全州安康人也、仕隋、歷始安郡丞、大業末、江外盜賊尤多、襲志散家財、召得三千人、以守郡城、高祖受隋禪、降璽書勞問、編入屬籍、授桂州總管、前後任桂州凡三十八載、政尚清簡、嶺外安之、後上表請入朝、拜右光祿行汾州刺史、致仕、卒于家、

衞國公李靖

李靖、字藥師、雍州三原人也、姿貌瓌偉、有文武才略、武德二年、同趙郡王孝恭、至江陵、破蕭銑四十萬、擒銑赴京、承制度嶺、至桂州、分路招撫大首領馮盎、李光庭等、懷輯九十六州、六十萬戶、詔充嶺南道安撫

大使檢校桂州大總管武德六年征輔公祏於江淮平之又領兵出塞屢顯大功拜右僕射平章事封衞國公薨年七十九桂州子城自衞國公所製號曰始安郡城

中書令褚遂良

令公散騎常侍亮之子仕太宗啓沃聖心恢宏帝業歷官中書令高宗將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爲后令公受先皇寄托之重極諫以爲不可由是忤旨貶潭州顯慶二年又貶桂州時李義府許敬宗傾巧曲佞附記皇后重貶令公愛州明年卒於貶所年六十二死後二年又追制官爵子孫竝流愛州高宗崩遺詔復爵

中書令張九齡

張九齡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人以文學進士及高第與趙多曦齊名俄應制以明皇嗣位久在南郊上表抗論由是名價益重與燕國公張說同姓以詞學親洽時括田使宇文融干預朝政說惡之融所奏論多見抑挫不行融與臺丞連表訟說帝令說藉草辨對高力士密奏以說有大功于國不宜挫辱乃落下平章事坐家九齡連坐貶趙州又以家鄉不便乞換回近嶺南一處遂出江西俄轉桂州都督兼嶺南按察使薨是年六十八

桂州陳都督

國朝呂才博士博涉羣書該通衆藝爲太宗皇帝所知著陰陽吉凶地理要訣五十餘卷行于世今之婚

姻占卜多用其言又別著殽陰陽數千言以爲行年冢宅五行皆不可信愚以爲呂氏多才多學博古辨今不欲世人曉達陰陽輒恃年命罔知敬愼博士前知遂立斯言以節逾僭若合前史焉得稱無昔寧氏起宅相者云必出賢甥魏舒由是甚顯遇羊祜少時有占地者言墓合出天子祜惡而掘之占者云猶出折臂三公祜因墜馬折臂竟位三公陶侃微時種瓜有老人求瓜侃厚惠之其人感此因指牛眠岡可貴侃用葬母位至太尉吳主孫氏家世富春葬於城東岡冢上常結五色慶雲齊主蕭道成先塋在武進縣其上結慶雲宋明帝命獵人以五尺鐵釘之又柱忽作龍吟驚震山谷皆福昆嗣略據所聞以爲證議陳思應本名聿修富州龍平人也少居鄉里以博學爲志開元中忽有異人求寄宿舉聿修觀其容止稍有異乃盡禮延之明日將告去謂聿修曰某久攻地理頗有十全一宿淹留厚蒙情禮思有所報遙見此洲上五里地形當富貴不可言用爲殯岡必福昆嗣聿修忻然相感遂同詣其處視之客曰若葬此處可世世出郡守又指一處曰若用此處可世世爲都督聿修敬謝分袂而去居數載喪母親遂以所指都督處爲塋他日拜墳忽見其地產金筍甚衆默追宿客之言又覩金筍斯驗益以自負遂採而歸既再至金筍又產三載服闋所獲多矣因攜入京以求遇素鮮知己茫然暗投見晦朔及弔慶公侯相府侍兒通傳有憩于民舍者聿修厚許其直求稅一裼爲之逆旅俄而節朔貴門侍者復至聿修悉以金筍衒其目果異而問焉頗亦敬奉粗蒙善遇因以金筍爲賂居數日又遣人覆檢聿修得以所業文詞經斷綴之金筍獻遺未幾朝貴咸聞或有引遠者又以文業干之凡諸要地盡知其名稍得歧路進取益切於時有同姓名

思應者亦以昭穆情昵乃以前任告牒相遺因易名干執政遂特除桂州都督今府署大廳廳壁記且列名氏亦有子孫職於本郡故鄙諺有云良宅吉家緣者遇之信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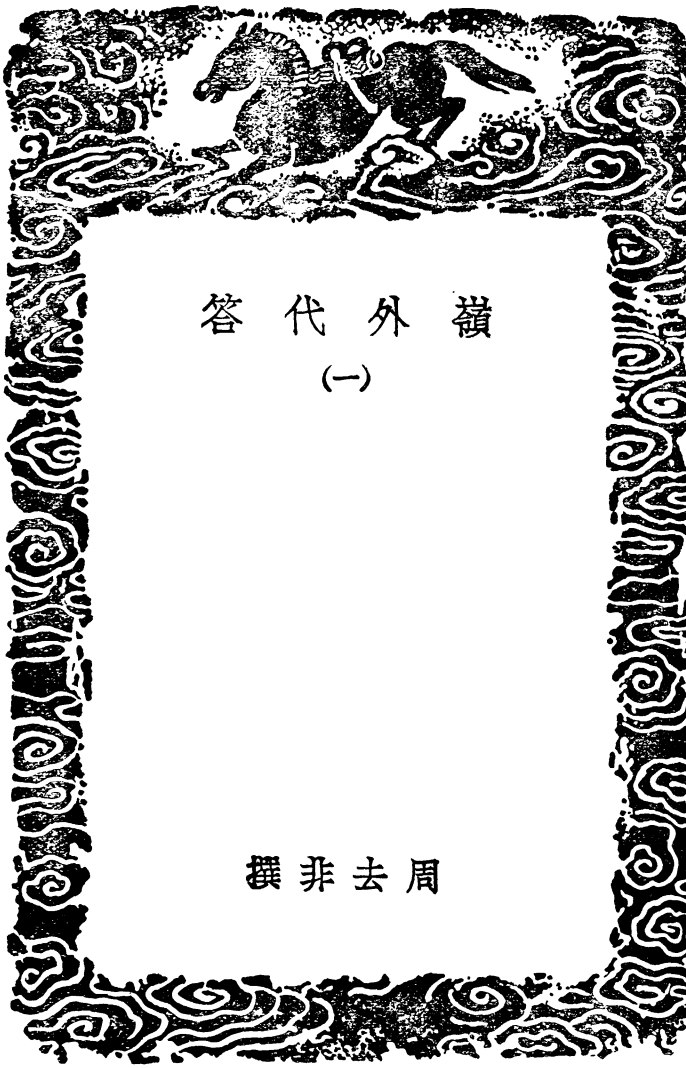
袁恕己

恕己滄州東光人也長安中爲刑部少卿與張柬之崔元偉敬暉桓彥範等五王建議時則天不豫張易之與弟昌宗入內侍疾將圖不軌恕己等與左羽林將軍李多祚率兵五百人就宮中斬易之昌宗梟首天津橋廢則天迎中宗卽位重興大唐社稷功格天地武三思用張計潛與中宗韋后私通帝雅信后言計無不成行意流貶五王於嶺南尋發僞旨使周利正盡殺之恕己流懷州利正逼令服野葛汁不死以手爬地取土而食介甲皆盡至骨乃擊殺之睿宗誅韋后方雪其冤恕己孫高貞元中歷給事中謇諤雅傳家法憲宗制追贈左丞高父建官至太府卿

張鷟

張鷟字文成深川陸渾人也後趙右侯賓之裔鷟少聰敏過人其祖齊工文學以當時儒士多稱鷟之才莫不嘆異因曰我孫爲人所知如天以鷺鷟爲鳳凰之佐五色成文因名鷟字文成弱冠應舉下筆成章中書侍郎薛元超特授襄樂尉遷監察御史司門員外開元中姚元崇爲相誣其奉使江南受遺賜死其子上表請代父死黃門侍郎張延珪刑部尚書李白等連表稱冤遂減死流嶺南數年起爲襲州長史卒年七十三文成凡七舉四參選皆中甲科正諫大夫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銅錢萬揀萬中時號

青銅錢學士久視中太官令馬仙童陷突厥中默啜問曰文成何在此人何不足用又新羅日本國前後遣使入貢多求文成文集歸本國其爲聲名遠播如此著雕龍策帝王龜鏡朝野僉載二百卷文武成以五爲縣尉因著才命論以適志盛行於世有李季孫者注才命論言是燕公詞蓋不覽唐史率意紀文大惑時人一向紕繆休符駁議



嶺外代答

(一)

周去非撰

本館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嶺外代答序

入國問俗、禮也。矧嘗仕焉、而不能舉其要。廣右二十五郡。俗多夷風。而疆以戎索。海北郡二十有一。其列于西南方者。蜿蜒若長蛇。實與夷中六詔安南爲境。海之南郡。又內包黎獠。遠接黃支之外。僕試尉桂林。分教寧越。蓋長邊首尾之邦。疆埸之事。經國之具。荒忽誕漫之俗。瑰詭譎怪之產。耳目所治。與得諸學士大夫之緒談者。亦云廣矣。蓋嘗隨事筆記。得四百餘條。秩滿束擔東歸。邂逅與他書棄遺。置勿復稱也。迺親故相勞苦。問以絕域事。驟莫知所對者。蓋數數然。至觸事而談。或能舉其一二。事類多而臆得者浸廣。晚得范石湖桂海虞衡志。又於槀裏得所鈔名數。因次序之。凡二百九十四條。應酬倦矣。有復問僕。用以代答。雖然、異時訓方氏其將有考於斯。淳熙戊戌冬十月五日、永嘉周去非直夫記。

嶺外代答目錄

卷一　地理　邊帥
卷二　外國上
卷三　外國下　一門原脫標題
卷四　風土　法制
卷五　財計
卷六　器用　服用
卷七　食用

香　樂器　寶貨　金石
卷八
花木
卷九
禽獸
卷十
蟲魚　古跡　蠻俗　志異

臣等謹案嶺外代答宋淳熙中桂林通判周去非撰去非字直夫永嘉人隆興癸未進士書分二十門今有標目者凡十九其一門存其子題而佚其標目所言則軍制戶籍之事也自序謂本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而益以耳目所治錄存二百九十四條蓋因有問嶺外事者倦于應酬書此示之故曰代答其書條分縷析視稽含劉恂諸書敍述爲詳所紀西南諸夷多據當時譯者之詞音字未免舛訛而邊帥法制財計諸門實足補正史所未備不但紀土風物產徒爲談助已也馬端臨文獻通考作十卷永樂大典併爲二卷蓋非其舊今仍釐爲十卷列目如右乾隆三十八年七月恭校上

嶺外代答卷一

宋　周去非撰

地理門

百粵故地

自秦皇帝幷天下。伐山通道。略定揚粵。爲南海桂林象郡。今之西廣、秦桂林是也。東廣、南海也。交阯、象郡也。漢武帝平南海。離秦桂林爲二郡。曰鬱林、蒼梧、離象郡爲三。曰交阯。九眞。日南。又稍割南海象郡之餘壤、爲合浦郡。乃自徐聞渡海。略取海南爲朱崖、儋耳二郡。置刺史于交州。漢分九郡。視秦苦多。其統之、則一交州刺史耳。至吳始分爲二。於是交廣之名立焉。時交治龍編。廣治番禺。唐太宗分天下爲十道。合交廣爲一。置採訪使于番禺。其規模猶漢時。唯帥府易地也。高宗始置安南都護府于交州。本朝皇祐中。置安撫經略使于桂州。西道帥府始於此。至今八桂、番禺、龍編、鼎峙而立。復秦之故云。

竝邊

廣西西南一方。皆迫化外。令甲。邕宜欽廉融瓊州、吉陽萬安昌化軍。靜江府、係沿邊。柳賓貴橫鬱林化雷係次邊。總廣西二十五州。而邊州十七。靜江屬縣。半抵猺峒。猺峒者五陵蠻之別也。自靜江稍西南曰融州。其境抗扼王江、樂善、宜良、丈盈、洪源、從允、牂牁、夜郎、諸蠻。自融稍西南曰宜州。宜處羣蠻之腹。有南丹州安化三州一鎮。荔波羸河五峒。茅灘撫水諸蠻。南丹者、所謂莫大王者也。自宜稍西南曰邕州。邕境極

廣管溪峒羈縻州縣峒數十、右江直西南、其外則南詔也、左江直正南、其外則安南也、自邕稍東南曰欽州、欽之西南接境交阯、陸則限以七峒、水則舟楫可通、自欽稍東曰廉州、廉之海直通交阯、自廉東南渡海曰瓊州、萬安昌化吉陽軍、中有黎母山、環山有熟黎生黎、若夫浮海而南、近則占城諸蕃、遠則接于六合之外矣、

廣西省併州

廣西地帶蠻夷、山川曠遠、人物稀少、事力微薄、一郡不當浙郡一縣、異時偏方割據、境土褊小、故皆建荒爲州縣而務觀美、逮夫正統有歸、六合混一、乃省併晏州荔州、今靜江府荔浦縣是也、龍州、今柳州龍城縣是也、蘄州、今藤州鐔津縣是也、皆廢於唐之貞觀、潯州、今靜江府桂平縣也、廢於本朝之乾德、嚴州、今象州之來賓縣也、澄州、今賓州上林縣也、巒州、今橫州永淳縣也、牢州、黨州、今鬱林州南流縣也、南藝州、今藤州岑溪縣也、繡州、今容州普寧縣也、禺州、北流縣也、順州、陸川縣也、潘州、今高州茂名縣也、南亭州、玉州、今欽州靈山縣也、羗州、今廣州合浦縣也、皆廢於開寶、珠州、今融州融水縣也、鎮寧州、今宜州帶溪寨也、賓州、今高州信宜縣也、蒙州、今昭州立山縣也、皆廢於熙寧、龔州、今潯州平南縣也、平州、今融州懷遠縣也、白州、今鬱林州博白縣也、觀州、今宜州高峯寨也、溪州、馴州、敍州、今宜州北遐鎮思立寨也、皆廢於紹興、夫州大矣、廢而爲縣若寨、又不加大焉、又有不專縣寨者、顧有廢二州而僅成一縣、且或廢鎮寨或廢一州而併入近縣者、然則昔之爲州、無乃強名乎、

五嶺

自秦世有五嶺之說。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嶺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廣東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踰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連三也。自道入廣西之賀四也。自全入靜江、五也。乃若漳潮一路。非古入嶺之驛。不當備五嶺之數。桂林城北二里、有一坵。高數尺。植碑其上曰桂嶺。及訪其實。乃賀州實有桂嶺縣。正爲入嶺之驛。全桂之間。皆是平陸。初無所謂嶺者。正秦漢用師南越所由之道。桂嶺當在臨賀而全桂之間。實五嶺之一途也。

湖廣諸山

南方多佳山。竊謂其本根。自衡山來。勢如木之有餘枝條枚也。東南一榦。爲廣東之韶石。雲關參天。錦簇蹴地。望之使人肅然想有虞張樂之盛。綿延至英州。羣峯玉立。堅潤而秀。乃其枝柯也。散布爲德慶之三洲巖。惠之羅浮山。與其他不知名之奇山。又其條枚也。西南一榦發爲道之九嶷。崢嶸峻極。峯岫挺異。縈紆盤礴。惘不可測。綿延爲桂林之山。羣峯拔地。森立四野。亦皆其枝柯也。至伏地而行乎黃茅赤土之下。突出爲西融州之老君洞天。容之句漏洞天、滓之白石洞天、茲亦其條枚也。東南方至陽天地之美具焉。草木之生。必向榮於南枝。衡山之陽。亦猶是耳。

桂山

山谷詩云、桂嶺連城如雁蕩。平地蒼玉忽嵯峨。唐人謂兩地不如陽朔好。碧蓮峯裏住人家。雁山屢游矣。

桂山得雁山之秀。雁山不若桂山之多。若置諸大龍湫龍鼻泉之側。則雄偉之氣亡矣。桂山之高。曾不及雁山之半。故無尊雄之勢。謂可與相頡頏者、過矣。乃若陽朔諸山。唯新林鋪左右十里內。極可賞愛。青山綠水。團欒映帶。煙霏不斂。空翠撲人。面面相屬。人住其間。眞住蓮花心也。桂林負郭諸山。頗不及耳。夫其尖翠特立。無不拔地而起。綿延數百里。望之不見首尾。亦云盛哉。

桂林巖洞

石湖詩評桂山之奇。宜爲天下第一。及攷唐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柳子厚訾家洲記云、桂州多靈山。發地峭豎。林立四野。觀前人品題桂林之意。端不誣矣。山皆中空。故峯下多佳巖洞。神刓鬼刻。高者憑崖如化城。下者穿隧若水府。大者可建五丈旗。小者猶可容十客。或浮爲洲渚。或內通舟楫。去城不過七八里。近二三里。几杖閒可以徧覽。巖穴有名可紀者三十餘所。今述于後。巖則曰讀書。曰疊綵。曰伏波。曰龍隱。曰劉仙。曰屏風。曰佛子。曰雉巖。洞則曰白龍。曰華景。曰水月。曰龍隱。曰棲霞。曰元風。曰曾公。曰南潛。曰北潛。曰隱山六洞。曰虛秀。曰石乳。峯則曰立魚。曰獨秀。其他不可枚數矣。按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所載巖洞與此同。惟白龍乃洞名。龍隱則巖洞俱有。又有虛秀無巖秀。此本舊有錯誤。今俱改正。

靈巖

洞穴有水。然後稱奇。桂林諸洞。無慮百所。率近在城外數里。俱有可觀。若水東之曾公巖。與安之石乳洞。皆有流水自洞而出。施直橋橫檻其上。遨遊者得以徙倚其閒。異于他洞者。空明幽邃而已。雖然。未若城

南之水月洞。東江之龍隱巖也。水月中通。形如半規。江流貫之。中有石橋。可以觴客。龍隱修曲而高明。江流貫之。鼓棹而入。仰視洞頂。夭矯乎眞龍之脊脅也。范石湖謂二洞奇賞絕世。融州老君洞、亦通川流。中有一洲。其旁高岑。有乳石滴成老君之形。鬚眉衣冠。無一不具。張于湖榜曰、天下第一眞仙之洞。以是知凡洞必以川流爲貴也。雖然、二賢所賞。水深數尺。廣纔丈餘耳。若夫桂之靈川縣有靈巖者。二賢未知也。是巖也。大江洞其腹。水闊二十丈。深當倍之。余嘗攝邑靈川。天久不雨。往禱于巖。方舟造洞。遙望大江平闊。直抵山根。橫有一線之光。邇而望之。乃知洞穴表裏明徹而然也。卽其洞口、水面阽阽。正將枕山。不可得入者。舟子擊水伏而進。仰視洞頂、與水面相去纔丈餘。水與洞頂。皆平如掌。舟入漸深。楫聲隱隱震動。固已駭人心目。人聲一發。山水皆應。大音叱咤。洞虛碧裂。當巖之中。洞頂穹窿。如寶蓋然。其下卽神龍所居也。余斂板焚香。巫者以脩綆下瓶汲深泰之以歸。輒有感應。是江也。西通猺峒。日瀉良材。貫巖而下。水深不可施篙。撐拄巖頂而後得出。余求之事實。謂此江古來遠出山外。忽雷雨數日。神龍穿破山腹。以定窟宅。遂命曰靈巖。縣曰靈川。亦以是得名。今洞旁山背。尙有故江跡存。噫。此巖水色沈碧。雄深嚴靜。人至其間。若有神靈左右之者。誠非遊觀之地。去城三十里。不若諸洞之邇於人。所以未蒙賞音。惜哉。

羅叢巖

羅叢巖。在潯州西南六十里。巖中明快。可容數百人。每遇重九。合鄰郡之人而集焉。以爲登高之樂。巖內有三聖殿。殿側有石鐘。其大合抱。自然天成。殿東則有碧虛洞。由石穴而入。通行平坦。其屈曲約半里餘。

出于巖之東洞。內則有石佛、石磬、石獅子、石牀、石鐘、殿西則有靈源洞。由石穴而入。通行平坦。其屈曲約一二里。出于巖之西洞。內則有石羅漢、石象、石馬、石魚、石筍、石鼓。凡遊兩洞者、必秉火炬以觀。聯巖之外。西則有水月巖。約深數丈。約闊十五丈。泉源清徹。四時不涸。中有異魚存焉。巖口則有龍王殿。入巖中、則有觀音堂。或遇水旱。里人禱之。甘雨必應。由大巖之中、皆用石板平砌。而出巖門。則有鐘樓。樓之西。倚巖則以石甃高數丈。爲方丈樓之外、則有三門。門之外、則有超然亭。亭之左右、則用石板爲路。連袤一二里。四圍皆植松竹。實潯之勝槩云。

黎母山

海南四州軍中有黎母山。其山之水。分流四郡。熟黎所居。半險半易。生黎之處。則已阻深。然皆環黎母山居耳。若黎母山巔數百里。常在雲霧之上。雖黎人亦不可至也。秋晴清澄。或見尖翠浮空。下積鴻濛。其上之人。壽考逸樂。不接人世。人欲窮其高。往往迷不知津。而虎豹守險。無路可攀。但見水泉甘美耳。此豈蜀之菊花潭老人村之類耶。

廣西水經

凡廣西諸水。無不自蠻夷中來。靜江水曰灕水。其源雖自湘水來。然湘本北行。秦史祿決爲支渠。南注之融江。而融江實自猺峒來。漢武帝平南越。發零陵下灕水。蓋泝湘而上。沿支渠而下。入融江而南也。灕水自桂陽昭而至蒼梧。融州之水、洋柯江是也。其源自西南夷中來。武帝發夜郎下牂柯。卽出此也。宜州之

水自南丹州合集諸蠻溪谷而來東合于牂牁歷柳歷象而至潯邕州之水其源有二一爲左江自交趾來一爲右江自大理國戚楚府大槃水來江合于邕歷橫歷貴與牂牁合于潯而東行歷藤而與灕水合于蒼梧蒼梧者諸水之所會名曰三江口實南越之上流也水自是安行入于南海矣

牂牁江

西融州城外江水卽牂牁江之下流也江面頗闊昔嘗有大水泛出蜀南州牌漢武平南越發夜郎下牂牁非由融州則何自而至南越哉今靜江府桑江寨其水亦合于融江之上流或云桑江亦牂牁音之訛也大抵融州之西爲蜀之南地本接連但隔於蠻猺不可通耳

靈渠

湘水之源本北出湖南融江本南入廣西其開地勢最高者靜江府之興安縣也昔始皇帝南戍五嶺史祿於湘源上流灕水一派鑿渠踰與安而南注于融以便于運餉蓋北水南流北舟踰嶺可以爲難矣祿之鑿渠也於上流砂磧中疊石作鏵觜銳其前逆分湘水爲兩依山築堤爲溜渠巧激十里而至平陸遂鑿渠遶山曲凡行六十里乃至融江而俱南今桂水名灕者言離湘之一派而來也曰湘曰灕往往行人於此銷魂自鏵觜分水入渠循堤而行二里許有洩水灘苟無此灘則春水怒生勢能害堤而水不南以有灘洩水猛勢故堤不壞而渠得以溜湘餘水緩達于融可以爲巧矣渠水遶迤與安縣民田賴之深不數尺廣可二丈足泛千斛之舟渠內置斗門三十有六每舟入一斗門則復閘之俟水積而舟以漸進故

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以通南北之舟楫。嘗觀祿之遺跡。縞嘆始皇之猜忍。其餘威能罔水行舟。萬世之下乃賴之。豈唯始皇祿亦人傑矣。因名曰靈渠。

癸水

灕水自癸方來。直抵靜江府城東北角。遂竝城東而南。古記云、賴有癸水遶東城。永不見刀兵。又有石記云、湘南南粵北。此地居然自牛肋。直饒四面血成池。一騎刀兵入不得。五代靜康之亂。大盜滿四方。獨不至靜江。風水之說。固有驗矣。昔於城東北角、溝灕水遶城而西。復南東合于灕厥後居民壅之。溝遂廢。范石湖帥桂。乃浚斯溝。連瀦如帶。於溝口伏波巖之下。八桂堂之前。掬爲危亭。名以癸水。此溝未廢。桂人屢有登科。既廢二十年間。幾類天荒。石湖以淳熙甲午復溝。乙未科、果有蔣汝霖戊戌科、有蔣來叟辛丑科、二人登科。今石湖癸水亭記。但言癸水之爲樂土福地耳。復溝之效。未續論也。

龍門

潯象之間有龍門。春水大至。鯨鯢大魚。自海逆流而上。漁師於龍門之下。迴瀾之中。設網橫江。舉而得之。有嘲之者曰、是殆南選之龍門也。蒼梧上流。亦有龍門灘。其形勢甚可畏。

象山

象州郡治西樓。正面西山。山腹忽起白雲。狀如白象。移時不滅。然不可常見。案秦象郡。乃交阯、非象州也。今象州城門。乃畫一白象。不審何義。然象州自昔不遭兵革。凡有大盜。皆相戒以不宜犯象鼻。然則城門

之畫象豈謂此耶

天威遙

欽之士人曾果、得唐人天威遙碑。文義駢儷。誠唐文也。碑旨言安南靜海軍地皆濱海。海有三險。巨石屹立。鯨波觸之。晝夜震洶。漕運之舟。涉深海以避之。少爲風引。遵崖而行。必瓦碎於三險之下。而陸有川遙。頑石梗斷焉。伏波嘗加功力。迄不克就。厥後守臣屢欲開鑿。以便漕運。錐鑱一下。火光煜然。高駢節度安南。齋戒禱祠。將施功焉。一夕大雨震電于石所者累日。人自分淪沒矣。既霽、則頑石破碎。水深丈餘。旁有一石猶存。未可通舟。駢又虔禱。俄復大雨震電。悉碎餘石。遂成巨川。自是舟運無艱。名之曰天威遙。退而求諸傳載天威遙事略同。但不若是詳爾。

天分遙

欽江南入海。凡七十二折。南人謂水一折爲遙。故有七十二遙之名。七十二遙中、有水分爲二川。其一西南入交阯海。其一東南入瓊廉海。名曰天分遙。人云五州昔與交阯定界于此。言若天分然也。今交阯於天分遙已自占。又於境界數百餘里吳婆竈之東、以立界標。而採捕其下。欽人舟楫少至焉。

三合流

海南四郡之西南。其大海曰交阯洋。中有三合流。波頭潰湧而分流爲三。其一南流。通道于諸蕃國之海也。其一北流。廣東福建江浙之海也。其一東流。入于無際。所謂東大洋海也。南舶往來。必衝三流之中。得

風一息可濟。苟入險無風。舟不可出。必瓦解于三流之中。傳聞東大洋海。有長砂石塘數萬里。尾閭所洩。淪入九幽。昔嘗有舶舟爲大西風所引。至于東大海。尾閭之聲。震洶無地。俄得大東風以免。

象鼻砂

欽廉海中有砂磧。長數百里。在欽境烏雷廟前。直入大海。形若象鼻。故以得名。是砂也。隱在波中。深不數尺。海舶遇之。輒碎。去岸數里。其磧乃闊數丈。以通風帆。不然。欽殆不得而水運矣。嘗聞之舶商曰。自廣州而東。其海易行。自廣州而西。其海難行。自欽廉而西。則尤爲難行。蓋福建兩浙。濱海多港。忽遇惡風。則急投近港。若廣西海岸。皆砂土。無多港澳。暴風卒起。無所逃匿。至於欽廉之西南海多巨石。尤爲難行。觀欽之象鼻。其端倪已見矣。

天涯海角

欽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蓋南轅窮途也。欽遠於廉。則天涯之名。甚於海角之可悲矣。斯亭竝城之東。地勢頗高。下臨大江。可以觀覽。昔余襄公守欽。爲直鈞軒於亭之東偏。卽江濱之三石。命曰釣石、醉石、臥石。富爲吟咏。載在篇什。

潮

江浙之潮。自有定候。欽廉則朔望大潮。謂之先水。日止一潮。二弦小潮。謂之子水。頃刻竟落。未嘗再長。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初不係月之盛衰。豈不異哉。案二弦似誤。

邊帥門

廣西經略安撫使

漢帥府在交州。唐在廣州。天寶中、嶺南桂容邕交與廣咸屬桂州採訪。昭宗始陞桂管爲節度。本朝皇祐中、儂智高平。詔狄青分廣西邕宜融爲三路。用武臣充知州。兼本路安撫都監。而制經略安撫使於桂州。選兩制。以上官爲知州。兼領使事。於是八桂遂爲西路雄府矣。歐後罷邕宜融爲郡。宜融州守臣。兼本路兵馬都監。邕守兼本路安撫都監。沿邊守臣。並帶溪峒都巡檢使。盡隸于經略安撫使帥府。既內兼西南數十州之重。外鎮夷蠻幾數百族。事權不得不重矣。廣西諸郡。凡有邊事。不申憲漕。唯申經略司。此昔日陝西制也。

瓊州兼廣西路安撫都監

漢武帝斬南越。遣使自徐聞渡海略地。置珠崖儋耳二郡。今雷州徐聞縣遮角場。直對瓊管。一帆濟海。半日可到。卽其所由之道也。元帝時、以海道閉絕棄之。梁復置崖州。隋時領縣十。是時海南止一州耳。唐貞觀五年、置瓊州。今瓊管靖海軍節度是也。武德五年置儋州。今昌化軍。龍朔二年置萬安州。今萬安軍。武德五年置振州。後改曰崖州。今吉陽軍。四州軍、乃海上一洲耳。中有黎母大山。四州軍環處其四隅。地方千里。路如連環。欲歷其地。非一月不可遍。瓊管再渡海至吉陽。所謂再涉鯨波者也。夫廣西去朝廷固遠矣。海外州軍。又加遠焉。不得不置小帥以臨之。瓊守權、能摘發四州軍官吏。今兼本路安撫都監提轄海

外逐州軍公事良以此也

邕州兼廣西路安撫都監

自唐分天下爲十道二廣不分東西天寶中始置邕州經略使懿宗始陞邕管爲西道節度使本朝皇祐中儂智高平詔狄青分廣邕宜融爲三路守臣兼本路兵馬都監而置經略安撫使于桂州以統之今邕守兼本路安撫都監州爲建武軍節度有左右兩江左江在其南外抵安南國右江在西南外抵六詔諸蠻兩江之間管羈縻州峒六十餘用爲內地藩而內宿全將五千人以鎮之凡安南國及六詔諸蠻有疆場之事必由邕以達而經略安撫之諮詢邊事亦唯邕是賴朝廷南方馬政專在邕邊方珍異多聚邕矣

宜州兼廣西路兵馬都監

廣西控扼夷蠻邕屯全將宜屯半將本朝皇祐間分宜州爲一路帥所統多夷州後罷爲郡今守臣猶兼廣西都監爲慶遠軍節度宜之西境有南丹州安化三州一鎮又有撫水五峒龍河茅灘荔波等蠻及陸家砦其外有龍羅方石張五姓謂之淺蠻又有西南韋蕃及蘇綺羅坐夜回按桂海虞衡志作面計利流求謂之生蠻其外又有羅殿毗那大蠻皆有徑路直抵宜城宜之境上舊有觀溪馴敍四州乃昔之邊也權力弱不足以爲邊紹興四年罷爲寨今宜有高峯帶溪北遐思立鎮寧五寨是也高峯一寨古之觀州正抵南丹其或犯邊高峯則其咽喉宜之府庫月支南丹安化諸峒錢米鹽料有差

融州兼廣西路兵馬都監

大觀初、置融州爲黔南經略使.所管皆夷州.帥府地狹.割柳之柳城、宜之天河、桂之古縣、以益之.厥後罷融爲郡.三縣復仍其舊.至今黔南帥司官屬朱記.在靜江府軍資庫.融州城下江、卽怑柯江也.江之上流.與王江合.王江之閒.羣猺居之.又其上流.羣蠻居之.猺卽五陵溪之別也.蠻則諸葛亮所征.漢武帝所開者也.在融則外置列寨以備之.融守兼廣西都監.爲清遠軍節度.每歲聖節.蠻酋赴宴頗多.舊日帥府規模.尙可覩矣.

欽廉溪峒都巡檢使

欽廉皆號極邊.去安南境不相遠.異時安南舟楫多至廉.後爲溺舟.乃更來欽.今廉州不管溪峒.猶帶溪峒職事者.蓋爲安南備爾.廉之西、欽也.欽之西、安南也.交人之來.率用小舟.旣出港、遵崖而行.不半里卽入欽港.正使至廉.必越欽港.亂流之際.風濤多惡.交人之至欽也.自其境永安州.朝發暮到.欽於港口置抵棹寨以誰何之.近境有木龍渡以節之.沿海巡檢一司.迎且送之.此其備諸海道者也.若乃陸境則有七峒.於如昔峒置戍.以固吾圉.

嶺外代答卷二

外國門上

安南國

交阯本秦象郡。漢唐分置。已見於百粵故地首篇。境內僞置四府、十三州、三寨。府曰都護、大通、清化、富良。州曰永安、永泰、萬春、豐道、太平、清化、又安、遮風、茶盧、安豐、蘇州、茂州、諒州。寨曰和寧、大盤、新安。大抵清化、遮風、又安、永安、皆遵海而永安與欽州爲境。茶盧與占城爲境。蘇州茂州、皆與邕管爲境。其國東西皆大海。東有小江過海至欽廉。西有陸路通白衣蠻。南抵占城。北抵邕管。自欽西南舟行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大盤寨過永泰萬春、即至其國都。不過五日。自邕州左江永平寨南行、入其境机榔縣、過烏皮桃花二小江至浦定江、亦名富良江。凡四日至其國都。乃郭達師所出也。又自太平寨東南行、過丹特羅江、入其諒州。六日至其國都。若自右江溫潤寨入其國、則迂矣。交人自謂至其國都曰入峒。謂吾民曰上京。地里止此。而文移動以數月。蓋故爲遷延。以示道里之遠。國初、其部內亂。有丁都領（按宋史作部領。）者、與其子璉、率衆討平之。衆立爲帥。三年而私命璉爲節度使。開寶六年、璉遣使貢方物。制以璉特進檢校太師充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安南都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濟陰郡開國公、仍賜推誠順化功臣。八年、又封交阯郡王。璉死、黎桓（按原本作亘、避欽宗諱。今依宋史改正。）簒立。太平興國中、桓以交州叛朝廷因以撫之。桓死、子至忠立。大

中祥符三年至忠卒有子才十歲李公蘊冒姓黎殺之自稱留後遣使請命授以黎氏官公蘊死子德政立來告哀自稱留後天聖六年授安南都護交阯郡王寶元初進南平王德政死子日尊立自稱大越國李氏第三帝日尊死子乾德立自號明王乾德初立權移臣下大臣李上吉首建叛議而廣西白州進士徐伯祥者有功于州不得官導以犯邊陷邕欽廉三州朝廷遣郭逵致討幾覆其國乃以表乞降會王師大疫逵受表班師時熙寧八年也乾德死有遺腹子在占城奉而立之曰天祚（按宋史紹興二年乾德卒子陽煥嗣八年陽煥卒子天祚嗣此有誤）紹興二十六年入貢乾道癸巳朝旨符廣西帥司下交阯買馴象天祚因乞以象貢許之未入貢而天祚死嗣子龍翰不以聞而冒天祚名稱貢封爲安南國王既受封乃以天祚名乞國印及上天祚遺表朝廷命廣西提刑龔遽爲使至欽州弔祭復立龍翰爲安南國王其國僭僞自李日尊始僞諡其祖曰太祖神武自號曰大越國僞年曰天貺繼以十八字尊號乾德立乃犯邊朝廷遣郭逵爲招撫使趙卨副之進至滴定江乾德奉表請降納之勑爲法制雖曰甚鄙而上下頗安之母妻皆稱后子皆稱太子本族稱大王族長稱承嗣餘族稱支嗣其官有內外職內職治國官之長曰輔國太尉猶宰相也外職治兵官之長曰樞密使金吾太尉都領兵其文移至邊有判安南都護府者亦外職也其人仕之途或任子或取士或以貲有御龍武勝等八軍皆在左右每軍二百人橫刺字於額曰天子兵又有雄略勇健等九軍以充給使其宮室有水精宮天元殿制皆僭擬別有一樓牓曰安南都護府屋其國最重科舉凡入貲先爲吏級遷至書狀又入皆爲保義郎即可爲知州矣凡莅官不支俸唯付以一方之民俾得屬役耕漁以取

利兵士月一更暇則耕種自給歲正月七日每一兵支錢三百紬絹布各一匹兵士月給禾十束元日以大禾飯魚鮮犒軍蓋其境土多占禾故以大禾爲元日之犒正月四日國王宴官僚七月五日號大節人民相慶官僚以生口獻王王次日宴酬之門前有樓置大鐘爲民訴冤爲盜者斬手足指背國逃亡者斬手足謀叛者埋身露頭旁植勁竹挽竿繫首以利刃剉之首歛起揭竿標矣欽州探海往其郡永安州投公文不容民間交語館之驛亭速遣出境防之甚密其國入貢自昔由邕或欽入境蓋先遣使議定移文經略司轉以上聞有旨許其來則專使上京不然則否舊制安南使者班在高麗上建炎南渡李天祚乞入貢朝廷嘉其誠優詔答之紹興二十六年乞入貢許之乃遣使由欽入正使安南右武大夫李義嗣安南武翼郎郭應以五象充常進綱外更進昇平綱以安南太平州刺史李國爲使所獻方物甚盛表章皆金字貢金器凡一千二百餘兩以珠寶飾之者居半貢珍珠大者三顆如茄子次六顆如波羅蜜核次二十四顆如桃核次十七顆如李核次五十顆如棗核凡一百顆以金瓶盛之貢沈香一千斤翠羽五十隻深黃盤龍段子八百五十匹御馬六匹鞍轡副之常進馬八匹馴象五頭二綱衙官各五十人使者頗以所進盛多自矜後乞入貢朝廷輒卻之乾道九年朝旨符廣西下安南買馴象天祚因乞以象貢許之以五象進奉大禮正使安南承議郎李邦正副安南忠翊郎阮文獻又以十象賀登寶位安南中衞大夫尹子思爲使自邕州右江永平寨入象綱所過州縣頗有宴犒夫脚象屋之費而諸郡兵衞單弱不足以聳外夷比至靜江見迓卒鎧甲之盛進退行伍之肅使者失聲嘆曰吾至此方見大朝威儀參府之次就戟

門外上下馬。庭參甚恭。時范石湖爲帥。屬威嚴以臨之。而盛其犒宴饋遺。視紹興二十六年禮遇頗殺。使者不敢較也。帥司津遣入朝。李邦正題詩郵亭。有此去優成賜國名之句。比到闕。偶得賜國之寵。使者滿意而歸。過靜江。復庭參致謝。乞自欽州歸國。許之。比至欽。留兩月。其國以舟楫旗幟迓之而歸。是役也。貢象之外。附貢金銀洗盤。犀角象齒沈箋之屬。計所直不滿二三萬緡。似非紹興入貢之盛。而其國掃府庫僅能集事。朝廷賜予優厚。復叨異恩。交使衙官百人。所過州縣批券。得米以充糧食。得錢則人日給十文。餘皆籍歸國。一路州縣應副夫腳八百人。擎負貢物者固無幾。而皆爲使者負販至都。象實能浮。象奴所至水津。索舟以載。得錢然後驅以濟。押伴官如加禮。使者愈慢。後不加禮。乃聽命。既僥倖賜國。復有乞印之舉。其後謝使繼至欽。又數乞入貢。莫之許矣。其國人烏衣黑齒。椎髻徒跣。無貴賤皆然。其酋平居亦然。但珥金簪。上黃衫。下紫裙耳。其餘平居上衣則上緊蟠節皁衫。四裾如背子。名曰四節。下衣則皁裙也。或珥鐵簪。或曳皮履。手執鶴羽扇。頭戴螺笠。其文身如銅鼓款識。其軍人橫刺字於額。曰天子兵。其婦人乃皙白。異於男子。皁裙男子之蓋飾也。以香膏沐髮。如漆。裹烏紗巾。頂圓而小。自額以上。細褶如縫。上徹於頂。身著大蟠領皁衫。加於小蟠領衫之上。足加鞾韈。遊於衢路。與吾人無異。但其巾可辨耳。其來投文書也。紫袍象笏。趨拜雍容。使者之來。文武官皆紫袍紅鞓。通犀帶。無魚。自貢象之後。李邦正再使來欽。乃加金魚。甚長大。其俗之轎如布囊。而使者至欽則乘涼轎。雨晴皆用之。

海外黎蠻

海南有黎母山。內爲生黎。去州縣遠。不供賦役。外爲熟黎。耕省地。供賦役。而各以所邇。隸於四軍州。生黎質直獷悍。不受欺觸。本不爲人患。熟黎、多湖廣福建之姦民也。狡悍禍賊。外雖供賦于官。而陰結生黎以侵省地。邀掠行旅。居民官吏。經由村峒。多舍其家。峒中有王二娘者。黎之酋也。夫之名不聞。家饒於財。善用其衆。力能制服羣黎。朝廷賜封宜人。瓊管有令於黎峒。必下王宜人。無不帖然。二娘死、女亦能繼其業。昔崇寧中、王祖道、經略廣西。撫定黎賊。九百七峒。結丁口六萬四千。開通道路一千二百餘里。自以爲漢唐以來所不臣之地。皆入版圖。官僚皆受厚賞。淳熙元年、五指山生黎峒首王仲期、率其旁八十峒丁口一千八百二十人歸化。諸峒首王仲文等八十一人。詣瓊管公參。就顯應廟斫石歃血。約誓改過。不復抄掠。瓊管犒遣歸峒。大抵黎俗多猜。客來不遽見之。而於隙間察客儼然不動。然後遣奴出布席。客卽席坐。移時、主乃出見。不交一談。少焉置酒。先以惡穢味嘗客。客忍食不疑。則喜。繼以牛酒。否則遣客。其親故聚會。椎鼓歌舞。三杯後請去。備猶以弓刀置身側也。性好讎殺。謂之作拗。遇親戚之仇。卽械繫之。要牛酒銀甌。謂之贖命。婚姻以折箭爲信。商旅在其家。黎女有不潔者。父母反對鄰里誇之。其親死、殺牛以祭。不哭不飯。唯食生牛肉。其葬也、舁櫬而行。前一人以雞子擲地不破、卽吉地也。居處皆棚屋。土產名香檳榔椰子、小馬、翠羽、黃蠟、蘇木、吉貝之屬。四州軍征商以爲歲計。商賈多販牛以易香。黎裝、椎髻徒跣裸袒。而腰繚吉貝。首珥銀釵。或銅或錫。首或以絳帛綵帛包髻。或帶小花笠。或加雞尾。而皆簪銀篦二枝。亦有著短織花裙者。熙寧中、王祖道撫定黎峒。其酋亦有補官。今其孫尙服錦袍銀束帶。蓋其先世所受賜而服之

云。猺人執黎弓、垂箭箙、戴兜鍪、佩黎刀。刀刃長二尺、而柄甚長。以白角片長尺許如雞尾、爲靶子飾。兜鍪織藤爲之。其婦人高髻繡面。耳帶銅鐶。垂墜至肩。衣裙皆吉貝。五色爛然。無有袴襦。徒繫裙數重。裙製四圍合縫。以足穿之而繫諸腰。羣浴於川。黎人半能漢語。十百爲羣。變服入州縣墟市。人莫辨焉。日將晚、或吹牛角爲聲。則紛紛聚會。結隊而歸。始知其爲黎也。

海外諸蕃國

諸蕃國、大抵海爲界限。各爲方隅而立國。國有物宜。各從都會以阜通。正南諸國。三佛齊其都會也。東南諸國。闍婆其都會也。西南諸國、浩乎不可窮近。則占城、眞臘、爲窄裏諸國之都會。遠則大秦爲西天竺諸國之都會。又其遠則麻離拔國、爲大食諸國之都會。又其外、則木蘭皮國、爲極西諸國之都會。三佛齊之南南大洋海也。海中有嶼萬餘人奠居之。愈南、不可通矣。闍婆之東東大洋海也。水勢漸低。女人國在焉。愈東則尾閭之所泄。非復人世。稍東北向、則高麗百濟耳。西南海上諸國。不可勝計。其大略亦可考。姑以交阯定其方隅。直交阯之南則占城、眞臘、佛羅安也。交阯之西北則大理、黑水、吐蕃也。於是西有大海隔之。是海也、名曰細蘭。細蘭海中有一大洲。名細蘭國。渡之而西。復有諸國。其南爲故臨國。其北爲大秦國。王舍城。天竺國。又其西有海曰東大食海。渡之而西。則大食諸國也。大食之地甚廣。其國甚多。不可悉載。又其西有海名西大食海。渡之而西。則木蘭皮諸國。凡千餘。更西、則日之所入。不得而聞也。

占城國

占城、漢林邑也。境上有馬援銅柱。在唐曰環王。王所居曰占城。以名其國。地產名香、犀、象、土皆白砂。可耕之地絕少。無羊豕蔬茹。人採香爲生。國無市肆。地廣人少。多買奴婢。舶舟以人爲貨。北抵交阯。南抵眞臘。臣事交阯。而日與眞臘爲仇。乾道癸巳。閩人有以西班到選。得官吉陽軍都監者。泛海之官。飄至占城。見其國與眞臘乘象以戰。無大勝負。乃說王以騎戰之利。教之弓弩騎射。占城王大悅。具舟送至吉陽。厚齎隨以買馬。得數十匹。以戰則克。次年復來。人徒甚盛。吉陽軍因卻以無馬。乃轉之瓊管。瓊管不受。遂怒而歸。後不復至也。異時諸國舶舟。類爲其所虜。蓋其俗本好剽掠。其屬有賓瞳龍國、賓陁陵國。目連舍基在賓陁陵。或云卽王舍城。建隆二年、曾貢方物。三年八月、又來貢。哲宗元祐元年十二月、又進貢。有詔賜錢二千六百緡。其慕化抑可嘉也。

眞臘國

眞臘國、遠於占城而近於諸蕃。其旁有窊裏國、西棚國、三泊國、麻蘭國、登流眉國、第辣撻國、眞臘爲之都會。北抵占城。最產名香。登流眉所產爲絕奇。諸蕃國香所不及也。其國僧道咒法靈甚。僧之黃衣者、有室家。紅衣者寺居。戒律精嚴。道士以木葉爲衣。國中望天一隅。常有少痕。其人云。昔女媧所不至也。本朝徽宗宣和二年、曾遣使入貢。

蒲甘國

蒲甘國、自大理國、五程至其國。自窊裏國、六十程至之。隔黑水淤泥河。則西天諸國。不可通矣。蒲甘國王

官員皆戴金冠狀如犀角有馬不鞍而騎王居以錫爲瓦以金銀裹飾屋壁有寺數十所僧皆黃衣國王早朝其官僚各持花獻王僧作梵語祝壽以花戴王首餘花歸寺供佛徽宗崇寧五年二月曾入貢

三佛齊國

三佛齊國在南海之中諸蕃水道之要衝也東自闍婆諸國西自大食故臨諸國無不由其境而入中國者國無所產而人習戰攻服藥在身刃不能傷陸攻水戰奮擊無前以故鄰國咸服焉蕃舶過境有不入其國者必出師盡殺之以故其國富犀象珠璣香藥其俗縛排浮水而居其屬有佛羅安國國主自三佛齊選差地亦產香氣味腥烈較之下岸諸國此爲差勝有聖佛三佛齊國王再歲一往燒香蓋祖開基建隆元年九月三佛齊王悉利大霞里壇按宋史悉利下有胡字遣使來貢方物二年五月復遣使進貢三年三月又來貢十二月又貢方物至神宗元豐二年七月遣詹卑國使來貢哲宗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又遣使入貢五月復來貢慕義來庭與他國不侔矣

闍婆國

闍婆國又名莆家龍在海東南勢下故曰下岸廣州自十一月十二月發舶順風連昏旦一月可到國王撮髻腦後人民剃頭頗知髮好以花樣縵布繞身以椰子幷撻樹漿爲酒蔗糖其色紅白味極甘美以銷銀鍮錫雜鑄爲錢其錢以六十箇准爲一兩金用三十二錢爲半兩金土產胡椒檀香丁香白荳蔻肉荳蔻沈香國人尚氣好鬬戰王及官豪有死者左右承奉人皆願隨死焚則躍入火中棄骨於水亦踣水溺

死不悔。

故臨國

故臨國、與大食國相邇。廣舶四十日到藍里住冬。次年再發舶。約一月始達。其國人黑色。身纏白布。鬚髮伸直。露頭撮髻。穿紅皮履。如畫羅漢腳踏者。好事弓箭。遇鬬戰敵時。以綵繒纏髻。國王身纏布。出入以布作軟兜。或乘象。國人好奉事佛。其國有大食國蕃客寄居甚多。每洗浴畢。用鬱金塗身。欲象佛之金身也。監篦國遞年販象牛。大食販馬。前來此國貨賣。國王事天尊。牛殺之償死。中國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臨易小舟而往。雖以一月南風至之。然往返經二年矣。

注輦國

注輦國、是西天南印度也。欲往其國。當自故臨國易舟而行。或云蒲甘國亦可往。其國王冠有明珠異寶。多與西天諸國戰爭。國有戰象六萬。皆高七八尺。戰時象背立屋載勇士。遠則用箭。近則用槊。戰勝者、象亦賜號以旌其功。至有賜錦帳金槽者。每日象亦朝王。國王及官民皆撮髻。繞白布。以金銀爲錢。出指環腦子。蓋貓兒睛之類也。眞珠、象牙、雜色琥珀、色絲布、妓女近萬家。每日輪妓三千入朝祗役。國人尚氣輕生。有不相伏者。日數十對在王前用短刀格鬬死而無悔。父子兄弟不同釜而爨。不共器而食。然甚重義。眞宗大中祥符八年、注輦國王遣使貢眞珠等。譯者道其言曰。願以表遠人慕化之心。至神宗熙寧十年六月、此國亦貢方物。上遣內侍勞問之。乃此國也。

嶺外代答卷三

外國門下

大秦國

大秦國者、西天諸國之都會。大食蕃商所萃之地也。其王號麻囉弗、以帛織出金字纏頭。所坐之物、則織以絲罽。有城郭居民。王所居舍、以石灰代瓦。多設簾幃。四圍開七門。置守者各三十人。有他國進貢者、拜於階陛之下。祝壽而退。屋下開地道至禮拜堂一里許。王少出。惟誦經禮佛。遇七日、即由地道往禮拜堂拜佛。從者五十人。國人罕識王面。若出遊、騎馬打三簷青繖。馬頭項皆飾以金玉珠寶。遞年大食國王號素丹、遣人進貢。如國內有警、即令大食措置兵甲。前來撫定。所食之物、多飯餅肉。不飲酒。用金銀器以匙挑之食。已、即以金盤貯水濯手。土產琉璃、珊瑚、生金、花錦、緜布、紅馬腦、真珠、天竺國其屬也。國有聖水、能止風濤。若海揚波、以琉璃瓶盛水灑之、即止。

大食諸國

大食者、諸國之總名也。有國千餘所。知名者特數國耳。有麻離拔國、廣州自中冬以後、發船乘北風行、約四十日到地名藍里、博買蘇木、白錫、長白藤。住至次冬再乘東北風、六十日順風、方到此國。產乳香、龍涎、真珠、琉璃、犀角、象牙、珊瑚木、香、沒藥、血竭、阿魏、蘇合油、沒石子、薔薇水等貨。皆大食諸國至此博易。國

王官民皆事天。官豪皆以金線挑花帛纏頭搭項。以白越諾金字布爲衣。或衣諸色錦。以紅皮爲履。居五層樓。食麵餅肉酪。貧者乃食魚蔬。地少稻米。所產果實甜而不酸。以蒲桃爲酒。以糖煮香藥爲思酥酒。以蜜和香藥作眉思打華酒。暖補有益。以金銀爲錢。巨舶富商皆聚焉。哲宗元祐三年十一月。大食麻囉拔國遣人入貢。卽此麻離拔也。有麻嘉國。自麻離拔國西去。陸行八十餘程乃到。此是佛麻霞勿出世之處。有佛所居方丈。以五色玉結甃成牆屋。每歲遇佛忌辰。大食諸國王皆遣人持寶貝金銀施捨。以錦綺蓋其方丈。每年諸國前來就方丈禮拜。幷他國官豪不拘萬里皆至瞻禮。方丈後有佛墓。日夜常見霞光。人近不得。往往皆合眼走過。若人臨命終時。取墓上土塗胷。卽乘佛力超生云。有白達國。係大食諸國之京師也。其國王則佛麻霞勿之子孫也。大食諸國用兵相侵。不敢犯其境。以故其國富盛。王出張皁蓋金柄。其頂有玉獅子。背負一大金月。耀人目如星。遠可見也。城市衢陌。居民豪侈。多寶物珍段。皆食餅肉酥酪。少魚菜米。產金銀、碾花上等琉璃、白越諾布、蘇合油。國人皆相尚以好雪布纏頭。所謂軟琉璃者。國所產也。有吉茲尼國。皆大山圍繞。巃山爲城。方二百里。環以大水。其國有禮拜堂百餘所。內一所方十里。國人七日一赴堂禮拜。謂之除（或作厨）。幾其國產金銀、越諾布、金絲錦、五色駝毛段、碾花琉璃、蘇合油、無名異、摩娑石。人食餅肉乳酪。少魚米。民多豪富。居樓閣有五七層者。多畜牧駝馬。地極寒。自秋至春雪不消。淒近西北故也。有眉路骨惇國。居七重之城。自上古用黑光大石壘就。每城相去千步。有蕃塔三百餘。內一塔高八十丈。內有三百六十房。人皆纏頭搭項。寒卽以色毛段爲衣。以肉麵爲食。以金銀爲錢。所

謂鮫綃、薔薇水、梔子花、摩娑石、硼砂、皆其所產也。有勿斯離國。其地多名山。秋露既降。日出照之。凝如糖霜。採而食之。清涼甘腴。此眞甘露也。山有大生樹。一歲生粟。次歲生沒石子。地產火浣布、珊瑚。

木蘭皮國

大食國西有巨海。海之西有國不可勝計。大食巨艦所可至者。木蘭皮國爾。蓋自大食之陁盤地國發舟。正西涉海一百日而至之。一舟容數千人。舟中有酒食肆機杼之屬。言舟之大者。莫木蘭若也。今人謂木蘭舟。得非言其莫大者乎。木蘭皮國所產極異。麥粒長二寸。瓜瓞六尺。米麥窖地數十年不壞。產胡羊、高數尺。尾大如扇。春剖腹取脂數十斤。再縫而活。不取則羊以肥死。其國相傳。又陸行二百程。日晷長三時。秋月西風忽起。人獸速就水飲乃生。稍遲以渴死。

西天諸國

西方諸國。大率冠以西天之名。凡數百國。最著名者王舍城、天竺國、中印度、蓋佛氏所生。故其名重也。傳聞其地之東。有黑水淤河大海。越之而東。則西域、吐蕃、大理、交阯之境也。其地之西。有東大食海。越之而西。則大食諸國也。其地之南。有洲名曰細蘭國。其海亦曰細蘭海。昔張騫使大夏。聞身毒國在大夏東南一千里。余聞自大理國至王舍城。亦不過四十程。案賈耽皇華四達記云。自安南通天竺。又達摩之來。浮海至番禺。此海道可通之明驗也。

西天南尼華囉國

西天南尼華囉國城有三重。其人早晚必浴。以鬱金塗身面。效佛金色。國人多稱婆羅門。以爲佛眞子孫。屋壁坐席。塗以牛糞。家置壇。崇三尺三級而升。每晨以牛糞塗焚香。獻花供養。道通西域。西域忽有輕騎來劫。但閉門距之。數日乏糧自退。

東南海上諸雜國

東南海上有沙華公國。其人多出大海刼奪得人縛而賣之闍婆。又東南有近佛國。多野島。蠻賊居之。號麻囉奴。商舶飄至其國。擒入以巨竹夾而燒食之。賊首鑽齒陷以黃金。以人頭爲食器。其島愈深。其賊愈甚。又東南有女人國。水常東流。數年水一泛漲。或流出蓮肉長尺餘。桃核長二尺。人得之、則以獻於女王。昔嘗有舶舟飄落其國。羣女擒以歸。數日無不死。有一智者、夜盜船亡命得去。遂傳其事。其國女人遇南風盛發。裸而感風。咸生女也。

崑崙層期國

西南海上有崑崙層期國。連接大海島。常有大鵬飛蔽日。移晷有野駱駝。大鵬遇則吞之。或拾鵬翅截其管。堪作水桶。又有駱駝鶴、身項長六七尺。有翼能飛。但不高耳。食雜物炎火。或燒赤熱銅鐵與之食。及產大象牙、犀角、又海島多野人。身如黑漆。拳髮。誘以食而擒之。動以千萬。賣爲蕃奴。

波斯國

西南海上波斯國。其人肌理甚黑。鬢髮皆拳。兩手釧以金串。纓身以青花布。無城郭。其王早朝、以虎皮蒙

杌凳足坐羣下禮拜出則乘軟兜或騎象從者百餘人執劍叫譟食餅肉飯盛以甕器掬而啗之

蜑蠻

以舟爲室視水如陸浮生江海者蜑也欽之蜑有三一爲魚蜑善舉網垂綸二爲蠔蜑善沒海取蠔三爲木蜑善伐山取材凡蜑極貧衣皆鶉結得掬米妻子共之夫婦居短篷之下生子乃猥多一舟不下十子兒自能孩其母以軟帛束之背上薄槳自如兒能匍匐則以長繩繫其腰於繩末繫短木焉兒忽墮水則緣繩汲出之兒學行往來篷脊殊不驚也能行則已能浮沒蜑舟泊岸羣兒聚戲沙中冬夏身無一縷眞類獺然蜑之浮生似若浩蕩莫能馴者然亦各有統屬各有界分各有役於官以是知無逃乎天地之間廣州有蜑一種名曰盧停善水戰

三伏馱

交阯之南有山曰播流環數百里若大鐵圍不可攀躋中皆良田唯有一竅可入有種類居之交阯所不得而臣號曰三伏馱安南屢欲滅之其人守險萬方不可入三伏馱自言曰縱安南有強兵我自有禾可食蓋謂其不可滅也

猺人

猺人者言其執徭役於中國也靜江府五縣與猺人接境曰興安靈川臨桂義寧古縣猺人聚落不一最強者曰羅曼猺人麻園猺人其餘曰黃沙曰甲石曰嶺屯曰褒江曰贈腳曰黃村曰亦水曰藍思曰巾江

曰埭江曰定花曰冷石坑曰白面曰黃意曰大利曰小平曰灘頭曰丹江曰靡江曰閃江曰把界山谷彌遠猺人彌多盡隸於義寧縣桑江寨猺人椎髻臨額跣足帶械或袒裸或鶉結或斑布袍袴或白布巾其脩則青巾紫袍婦人上衫下裙斑斕勃窣惟其上衣斑文極細俗所尚也地皆高山而所產乃輜重欲運致之不可肩荷則爲大囊貯物以皮爲大帶挽之於額而負之於背雖大木石亦負於背猺人耕山爲生以粟豆芋魁充糧其稻田無幾年豐則安居巢穴一或饑饉則四出擾攘土產杉板滑石蜜蠟零陵香燕脂木靜江五縣沿邊唯與安義寧縣官任滿有邊賞

西南夷

西南五姓蕃部曰龍羅方石張自昔許上京入貢龍羅方石自宜州入境張蕃自邕州入境或三年或四五年計五姓人徒凡九百六十人所貢氈馬丹砂朝廷支賜錦衫銀帶與其他費凡二萬四千四百餘緡回答之物不與焉熙寧八年令五姓蕃五年一進奉納方物於宜州宜州估時價回答又有西南韋蕃亦五年一進奉宜州受其方物回答之費凡一千二百餘緡羈縻州亦有進奉者宜州管下安化三州一鎮舊許三年一上京進奉額二百九十三人後令納方物於宜州思立寨而親赴州領賜西南夷大率椎髻跣足或衣斑花布或披氈而背刀帶弩其髻以白紙縛之云猶爲諸葛武侯制服也武侯之烈遠矣哉

通道外夷

中國通道南蠻必由邕州橫山寨自橫山一程至古天縣一程至歸樂州一程至唐興州一程至陛殿州

一程至七源州。一程至泗城州。一程至古那洞。一程至龍安州。一程至鳳村山獠渡江。一程至上展。一程至博文嶺。一程至羅扶。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曰磨巴。又三程至自杞國。自杞四程至古城郡。三程至大理國之境。名曰善闡府。六程至大理國矣。自大理國五程至浦甘國。去西天竺不遠。限以淤泥河不通。亦或可通。但絕險耳。凡三十二程。若欲至羅殿國。亦自橫山寨如初行程。至七源州而分道。一程至馬樂縣。一程至恩化縣。一程至羅雄州。一程至阿姝蠻。一程至砂蠻。一程至順唐府。二程至羅殿國矣。凡十九程。若欲至特磨道。亦自橫山一程至上安縣。一程至安德州。一程至羅博州。一程至陽縣。一程至隘岸。一程至那郎。一程至西寧州。一程至富州。一程至羅拱縣。一程至歷水鋪。一程至特磨道矣。自特磨一程至結也蠻。一程至大理界虛。一程至最寧府。六程而至大理國矣。凡二十程。所以謂大理欲以馬至中國。而北阻自杞。南阻特磨者。其道里固相若也。聞自杞特磨之間。有新路直指橫山。不涉二國。今馬既歲至。亦不必由他道也。

航海外夷

今天下沿海州郡。自東北而西南。其行至欽州止矣。沿海州郡。類有市舶。國家綏懷外夷。於泉廣二州。置提舉市舶司。故凡蕃商急難之欲赴愬者。必提舉司也。歲十月、提舉司大設蕃商而遣之。其來也、當夏至之後。提舉司征其商而覆護焉。諸蕃國之富盛多寶貨者。莫如大食國。其次闍婆國。其次三佛齊國。其次乃諸國耳。三佛齊者、諸國海道往來之要衝也。三佛齊之來也。正北行舟。歷上下竺。與交洋。乃至中國之

境。其欲至廣者。入自屯門。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門。闍婆之來也。稍西北行舟。過十二子石。而與三佛齊海道合於竺嶼之下。大食國之來也。以小舟運而南行。至故臨國。易大舟而東行。至三佛齊國。乃復如三佛齊之入中國。其他占城、眞臘之屬。皆近在交阯洋之南。遠不及三佛齊國。闍婆之半。而三佛齊闍婆又不及大食國之半也。諸蕃國之入中國。一歲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後可。大抵蕃舶風便而行。一日千里。一遇朔風爲禍不測。幸泊於吾境。猶有保甲之法。苟泊外國。則人貨俱沒。若夫默伽國、勿斯里等國。其遠也不知其幾萬里矣。

沿邊兵（按此下十二條。當另爲一門。原本脫去標目。）

祖宗分置將兵。廣西得二將焉。邊州各管爲上。宜次之。欽次之。融又次之。靜江帥府、元屯半將二千五百人。又駐泊兵二千人。効用五百人。又殿前摧鋒軍五百人。又有雄略忠敢等軍。軍容頗盛。無事足以鎭撫。有事足以調發。邕屯全將五千人。以三千人分戍橫山、太平、永平、古萬、四寨。及遷龍鎭。其二千人留州更戍。宜州屯半將二千五百人。乃靜江一將之分屯者。高峯、帶溪、北遐、思立、鎭寧、諸寨之戍。乃多用天河、思恩、河池三縣之土丁。而宜州在城。與夫溪峒都巡檢兵。蓋不滿千人。欽之澄海、與夫管界沿海二巡檢合集。不過五百人。而如昔之戍出於峒丁。抵棹之戍出於土丁。融州舊撥靜江府馬軍二百人。都巡檢兵亦不過二三百輩。祖宗時。以廣右事力疎薄。而邊防急切。故歲賜錢一百一十餘萬緡。而諸郡稅賦以之養兵積威。宜有餘裕。南渡以來。歲賜已絕。又歲取廣西鹽鈔錢四十萬緡。經總制錢數十萬緡。歷年滋久。故

諸郡銷兵以自足禦。

土丁戍邊

邕欽與交阯爲境。自昔二郡土丁雜官軍戍邊。邕州土丁戍邊之事未詳。欽之抵棹寨、以安遠縣土丁百人更戍。季一替。厥後宜有南丹莫公晟之擾。大觀元年、始詔宜州土丁依邕欽例戍邊。正兵長戍二百人。土丁更戍三百人。以天河、思恩、河池三縣土丁父子全不分番戍守其間。河池一縣最近高峯。與南丹對境。要害地也。而河池一縣土丁止可分爲兩番。一季一替。乃於腹裏之宜山、忻城二縣三丁抽一分爲三番。月一替。是則宜之土丁其役更重於邕欽也。宜之守臣屢請於朝。乞差次邊柳象賓橫州土丁與宜之土丁更戍。以紓極邊之民。不報。而宜之戍至今不已。

峒丁戍邊

羈縻州之民。謂之峒丁。強武可用。溪峒之酋以爲兵衞。謂之田子甲。官欲用其一民。不可得也。唯欽州七峒峒丁爲官戍邊。蓋七峒權力弱於邕管。故聽命也。舊制欽峒置防巡使臣一名。以官軍百人戍如昔。峒以備交阯。因官軍虐之。峒酋乞不用官軍。願自以峒丁更戍。以故欽州獨有峒丁之戍。

田子甲

邕州溪峒之民。無不習戰。刀弩鎗牌。用之頗精。峒民事讎殺。是以人習於戰鬬。謂之田子甲。言耕其田而爲之甲士也。又朝廷馬政正在其地。所謂良馬。彼多得之。峒豪頗習驍騎。峒官出入前驅千人。後騎數十。

整整不亂。亦謂之馬前排。靖康之變。峒兵有勤王者。遺老猶能言之。曰峒民素儉。勤王之役。日得芬錢。積而不用。比歸。人有二三百緡之積。至今以爲美談。嘗有官員。自儂峒借人夫至欽。所從數人。道閒。廢輿於前。能合而取之。鳶飛於天。能仰而落之。一夕逆旅劫盜。人有懼色。唯峒人整暇以待。盜不敢前。昔漢高祖用板楯蠻以取關中。武王伐商。亦用微盧彭濮人。正使今日有彊場之事而用之。當必有功。

峒丁

邕州左右江提舉峒丁。與夫經略司買馬幹官兼提舉。皆此職也。熙寧中。係籍峒丁四萬餘人。今其籍不可攷矣。官名提舉。實不得管一丁。而生殺予奪。盡出其酋。欽州峒丁雖不如邕管之已甚。所以奉其酋者亦類此。嘗聞道家有言。人罪重者。謫爲邊民。罔有藝極。峒丁日各以職供水陸之產。爲之力作。終歲而不得一飽。爲之效死戰爭。而復加科斂。一有微過。遣所親軍斬之上流。而自於下流閱其尸也。日嗾酋醉酣。杖劍散步。峒丁避不及者。手刃焉。類以此爲服人之威。何其酷也。

寨丁

環羈縻溪峒置寨以臨之。皆吾民也。謂之寨丁。靜江府有桑江寨、融州有融州寨、武陽寨、與浔江、文村、茶溪、臨溪四堡。宜州有高峯寨、帶溪寨、北遐寨、思立寨、鎮寧寨。邕州有橫山寨、溫潤寨、太平寨、永平寨、古萬寨、邏隆鎮、欽州有如昔寨、抵棹寨、瓊州有寶西寨、西峯寨、延德寨、萬安軍有萬全寨、吉陽軍有通遠寨。凡諸寨之戍。或用官軍。或峒丁。或寨丁。寨官或巡防使臣。或都監。或諸寨。或一寨。有長貳官屬。是皆係乎寨

之大小也。諸寨行事動關化外。法制不得不少寬。威權不得不稍重。夫諸寨迴居於諸峒之中。寨丁更戍。不下百人。彼寨之境。山谷阻深。異材生之。今邊境晏然。亦未免有採山之役。

土丁保丁

自儂智高平。朝廷聯一路之民以爲兵。戶滿五丁者。以一爲土丁。二丁者。以一爲保丁。熙寧六年。詔依河北義勇例。修立條制。如禁軍。置都虞候以下六階以隸之。因其民之資序而爲之階級。專屬經略司調發。其保丁則隸於州縣。而以保正統之。八年。廣西諸司乞以土丁教閱。今保丁亦教閱也。每歲農隙。會土保丁越州若縣。教以坐作進退號令旗鼓之法。一季而罷。立法之意。蓋以廣民彫弱。人無固志。若素教其民。一旦有警。則百萬之師。可以遽集。今乃州縣私役於教閱之餘。寖失初意。然有不可不役者。廣西城壁。皆以土爲。周覆以屋。一歲不葺。多致腐壓。爲郡將者。先盡教閱之道。以體立法之意。乃約城屋當用之工。分部竭作。不容私役。旬月集事。卽日散之。民亦樂從而不以爲勞矣。

効用

廣右効用。蓋諸郡山川廣莫。生齒不蕃。強弱不侔。又四方之姦民萃焉。於是諸郡所在。假強武之民以効用。名之豪民。亦借官爲重。自王宣、凌鐵、謝實爲變。賴効用立功。厥後經略司乃置効用五百人於靜江。凡強盜貸死。逃卒亡命。與其強武願從之民。咸集焉。善接短刃以蹙賊。隱然形勢。有足取者。靜江効用。自成一軍。若乃諸郡効用。散在民閒。猶存而不廢。

士宦

廣西郡兵卒歲有押馬綱賞累至受宣押馬往來販賣至多貲亦有累賞補官者厥後朝廷減賞只許轉至十將不許受宣於是邊州守臣便宜出帖補副都虞候謂之士宣其間亦有以私恩不令陟階級而補副都虞候者雖不請厚祿而爲排軍矣

五民

欽民有五種一曰土人自昔駱越種類也居於村落容貌鄙野以脣舌雜爲音聲殊不可曉謂之僚語二曰北人語言平易而雜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亂占籍於欽者也三曰俚人史稱俚獠者是也此種自蠻峒出居專事妖怪若禽獸然語音尤不可曉四曰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也子孫蕃閩音五曰蜑人以舟爲室浮海而生語似福廣雜以廣東西之音蜑別有記

惰農

深廣曠土彌望田家所耕百之一爾必水泉冬夏常注之地然後爲田苟高仰其棄而不顧其耕也僅取破塊不復深易乃就田點種更不移秧既種之後旱不求水澇不疏決既無糞壤又不耔耘一任於天既穫則束手坐食以卒歲其妻乃負販以贍之已則抱子嬉遊惰莫甚焉彼廣人皆半羸長病一日力作明日必病或至死耳

僧道

南中州縣有寺觀而無僧道人貧不能得度牒有祠部牒者無幾餘皆竄行以供應聖節爲名詐公憑於州縣權行剃髮戴冠遂爲眞僧道如出公據其說謂被盜遭火失去度牒官爲給據爲憑遂以剃戴

嶺外代答卷四

風土門

廣右風氣

南人有言曰、雨下便寒晴便熱、不論春夏與秋冬、此語盡南方之風氣矣、桂林氣候、與江浙頗相類、過桂林城南數十里、則便大異、杜子美謂宜人獨桂林、得之矣、欽、陰雨則寒氣淅淅襲人、晴則溫氣勃勃蒸人、陰溼晦冥、一日數變、復頃刻明快、又復陰合、冬月久晴、不離葛衣紈扇、夏月苦雨、急須襲被重裘、大抵早溫晝熱晚涼夜寒、一日而四時之氣備、九月梅花盛開、臘夜已食青梅、初春百卉陰密、楓槐榆柳四時常青、草木雖大、易以蠹腐、五穀濡而不甘、六畜淡而無味、水泉腥而黯慘、蔬茹瘦而苦硬、人生其間、率皆半羸而不耐作苦、生齒不蕃、土曠人稀、皆風氣使然也、北人至其地、莫若少食而頻餐、多衣而屢更、惟酒與色、不可嗜也、如是則庶免乎瘴、然而腑臟日與惡劣水土接、毒氣浸淫、終當有疾、但有淺深耳、久則與之俱化、

雪雹

杜子美詩、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蓋桂林嘗有雪、稍南則無之、他州土人皆莫知雪爲何形、欽之父老云、數十年前、冬常有雪、歲乃大災、蓋南方地氣常燠、草木柔脃、一或有雪、則萬

木殲死。明歲土膏不興。春不發生。正爲災雪。非瑞雪也。若春夏有雹。歲乃大熟。蓋春夏熱氣、能抑之。反得和平、而百物倍收。非若中土春夏遇雹而陽氣微也。天地之間。氣異乃爾。

瘴地

嶺外毒瘴。不必深廣之地。如海南之瓊管。海北之廉雷。化雖曰深廣、而瘴乃稍輕。昭州與湖南靜江接境。士夫指以爲大法場。言被人之多也。若深廣之地。如橫邕欽貴。其瘴殆與昭等。獨不知小法場之名在何州。嘗謂瘴重之州。率水土毒爾。非天時也。昭州有恭城江水竝城而出。其色黯慘。江石皆黑。橫邕欽貴皆無石井。唯飲江水。有一泉。乃土泉、非石泉也。而地產毒藥。其類不一。安得無水毒乎。瘴疾之作。亦有運氣。如中州之疫。然大槩水毒之地。必深廣。廣東以新州爲大法場。英州爲小法場。因併存之。

瘴（挑草附）

南方凡病。皆謂之瘴。其實似中州傷寒。蓋天氣鬱蒸。陽多宣洩。冬不閉藏。草木水泉。皆稟惡氣。人生其間。日受其毒。元氣不固。發爲瘴疾。輕者寒熱往來。正類痁瘧。謂之冷瘴。重者純熱無寒。更重者、蘊熱沈沈。無晝無夜。如臥灰火。謂之熱瘴。最重者、一病則失音。莫知所以然。謂之瘂瘴。冷瘴未必死。熱瘴久必死。瘂瘴治得其道。間亦可生。冷瘴以瘧治。熱瘴以傷寒治。瘂瘴以失音傷寒治。雖未可收十全之功。往往愈者過半。治瘴不可純用中州傷寒之藥。苟徒見其熱甚、而以朴硝大黃之類下之。苟所稟怯弱。立見傾危。昔靜江府唐侍御家仙者、授以青蒿散。至今南方瘴疾服之有奇驗。其藥用青蒿石膏及草藥服之而不愈者。

是其人稟弱而病深也急以附子丹砂救之往往多愈夫南方盛熱而服丹砂非以熱益熱也蓋陽氣不固假熱藥以收拾之爾痛哉深廣不知醫藥唯知設鬼而坐致殂殞聞有南人熱瘴挑草子而愈者南人熱瘴發一二日以針刺其上下脣其法捲脣之裏刺其正中以手捻去脣血又以楮葉擦舌又令病人竝足而立刺兩足後腕橫縫中青脈血出如注乃以青蒿和水服之應手而愈冷瘴與雜病不可刺矣熱瘴乃太陽傷寒證刺出其血是亦得汗法耳人之上下脣是陽明胃脈之所經足後腕是太陽膀胱脈之所經太陽受病三日而陽明受病南人之針可以暗合矣有發瘴過經病已入裏而濱死刺病人陰莖而愈竊意其內通五臟故或可以愈也然施於壯健尚可施於怯弱者豈不危哉

屋室

廣西諸郡富家大室覆之以瓦不施棧板唯敷瓦于椽間仰視其瓦徒取其不藏鼠日光穿漏不以爲厭也小民壘土擊爲牆而架宇其上全不施柱或以竹仰覆爲瓦或但織竹笆兩重任其漏滴廣中居民四壁不加塗泥夜間焚膏其光四出於外故有一家點火十家光之譏原其所以然蓋其地煖利在通風不利堙窒也未嘗見有茅屋然則廣人雖于茅亦以爲勞事

巢居

深廣之民結柵以居上設茅屋下豢牛豕柵上編竹爲棧不施椅桌牀榻唯有一牛皮爲裀席寢食於斯牛豕之穢升聞於棧罅之間不可向邇彼皆習慣莫之聞也考其所以然蓋地多虎狼不如是則人畜皆

不得安。無乃上古巢居之意歟。

踏犁

靜江民頗力于田。其耕也。先施人工踏犁。乃以牛平之。踏犁形如匙。長六尺許。末施橫木一尺餘。此兩手所捉處也。犁柄之中。於其左邊施短柄焉。此左腳所踏處也。踏可耕三尺。則釋左腳而以兩手翻泥。謂之一進。迤邐而前。泥壟悉成行列。不異牛耕。予嘗料之。踏犁五日。可當牛犁一日。又不若牛犁之深於土。問之乃惜牛耳。牛自深廣來。不耐苦作。桂人養之不得其道。任其放牧。未嘗餵飼。夏則放之水中。冬則藏之巖穴。初無欄屋以禦風雨。今浙人養牛。冬月密閉其欄。重藁以藉之。煖日可愛。則牽出就日。去穢而加新。又日取新草於山。唯恐其一不飽也。浙牛所以勤苦而永年者。非特天產之良。人爲之助亦多矣。南中養牛若此。安得而長用之哉。若夫無牛之處。則踏犁之法。胡可廢也。又廣人荊棘費鋤之地。三人二踏犁夾掘一穴。方可五尺。宿榛巨根。無不翻舉。甚易爲功。此法不可以不存。

椿堂

靜江民間穫禾。取禾心一莖藁連穗收之。謂之清冷禾。屋角爲大木槽。將食時。取禾椿于槽中。其聲如僧寺之木魚。女伴以意運杵成音韻。名曰椿堂。每旦及日昃。則椿堂之聲四聞可聽。

送老

嶺南嫁女之夕。新人盛飾廟坐。女伴亦盛飾夾輔之。迭相歌和。含情淒惋。各致殷勤。名曰送老。言將別年

少之伴送之偕老也。其歌也、靜江人倚蘇幕遮爲聲。欽人倚人月圓。皆臨機自撰。不肯蹈襲。其閒乃有絕佳者。凡送老皆在深夜。鄉黨男子。羣往觀之。或於稠人中發歌以調女伴。女伴知其謂誰。亦歌以答之。頗竊中其家之隱慝。往往以此致爭。亦或以此心許。

方言

方言、古人有之。乃若廣西之夔語。如稱官爲溝主。母爲米囊。外祖母爲低。僕使曰齋捽。喫飯爲報崖。若此之類。當待譯而後通。至城郭居民。語乃平易。自福建湖湘。皆不及也。其閒所言。意義頗善。有非中州所可及也。早曰朝時。晚曰晡時。以竹器盛飯如簸曰簞。以瓦甒盛水曰罌。相交曰契交。自稱曰寒賤。長於我、稱之曰老兄。少於我、稱之曰老弟。丈人行呼其少、曰老姪。呼至少者曰孫。泛呼孩提曰細子。謂慵惰、爲不事產業。謂人讐記曰彼期待我。力作而手倦曰指窮。貧困無力曰力匱。令人先行曰行前。水落曰水尾殺。泊舟曰埋船頭。離岸曰反船頭。舟行曰船在水皮上。大腳脛犬曰大蟲腳。若此之類。亦云雅矣。余又嘗令譯者以禮部韵按交阯語。字字有異。唯花字不須譯。又謂北爲朔。因幷誌之。

俗字

廣西俗字甚多。如𡍮音矮。言矮則不長也。𡎴音稳。言大坐則穩也。𡃁音勘、言瘦弱也。𡱴音終、言死也。𦞦音臘、言不能舉足也。仆音嫋、言小兒也。妋徒架切、言姊也。閂音檨、言門橫關也。磘音礎、言岩崖也。汆音泅、言人在水上也。㳄音魅、言沒人在水下也。𣍐音鬍、言多髭。砰東敢切、言以石擊水之聲也。大理國閒有文書

至南邊猶用此圀字圀、武后所作國字也。

法制門

奏辟

廣西奏辟不限資格。唯材是求。自守闕副尉下班之類。一經奏辟。皆得領兵民之寄。大率初辟巡尉知寨。次辟沿邊知縣都監。次可辟左右江提舉。等而上之。沿邊知州軍。皆可辟也。守倅、舊許帥司奏辟。今多與都司聯銜具奏。帥司又可專辟沿邊州軍主兵官。前官將替半年便許量才選辟。辟書一上。便可就權往往非注補官之人。皆由之而竝進。俟成命之下。就權年月。皆理爲在任。不成、則不過解職而去耳。誠仕宦速化之地。比之吏部格法。何啻霄壤也。

定擬

廣西去朝廷遠。士夫難以一一到部。令漕司奉行吏部銓法。謂之南選。諸郡之闕。吏部以入殘零一月無人注授。卻發下漕司定擬。待次士夫擬得一闕。先許就權。吏部考其格法無害。則給告劄付之。理前月日爲任。南中士夫甚樂之。廣西經任人多不欲注曹官。唯欲授破格職官。初任人不欲授監當簿尉。唯欲授破格曹官。謂如吏部注中州四選闕。率一官而四人共之。唯廣西闕無人注授。及發下定擬。唯許寄居隨侍曾任本路人參選。員少闕多。率是見次選人於此。可養資考。豈吏部注擬之所常有者。故落南士夫多不出額。良以此也。

試場

二廣試場有三。曰科舉、曰銓試、曰攝試、今銓試廢矣。唯攝試科舉而已。嶺外科舉尤重於中州。蓋有攝官一門存焉。始也攝官屬漕司。廣西於靜江開場試斷案五世之大法家。（按宋史淳熙中秘書郎李巘請令習大法者兼習經義詔自今第一場試斷案第二第三場試經義第四第五場刑統律義世試官同疑傳寫之誤）以闕員爲額。差靜江法司人吏祇應斷案。未免或出其手。科舉考官有出身人不足。許差恩牓人赴試者少而解額頗寬。雖左右江溪峒亦有解額二名。諸州得解士人俟再得舉。則試攝爲假版官。唯靜江士子不屑就焉。故數有登科者。

攝官

二廣兩得解士人。許赴漕司試攝。以闕員爲額。綴名者、漕司給公據、服綠、參南選。出而莅民矣。今律所謂假版官是也。攝官有三等。一待次攝官。二正額攝官。三解發攝官。待次歷兩任無過。漕司再給公據印紙爲正額。又兩任無過。漕司解發吏部。補迪功郎。自是通行仕路矣。當其未補眞命也。歷任之中。有犯贓私。該徒流罪。猶加眞刑。逮入階官。乃作經任人注擬。住闕六考。以舉狀改官。夫二廣士子。少年得舉。即可補攝。數年而受眞命。見次厚賞。資歷易深。陞改甚捷。有官至正郎任數子者。大率以荒僻海邦。監當簿尉。令存留爲攝官。闕吏部又收其闕之稍厚者。以注命官。始以五十員爲額。今減爲三十員。無復往時之速化矣。二廣士夫苟能克己自奮。又何藉於假版。聞昔有賀州楊攝官者。始參南選。隨例見於銓吏。吏不加禮。楊怒。拔手版擊吏。取綠衣攝帖焚之而去。次年乃登科。所在稱職。使攝官者如之。奚患二廣風俗士氣之

不振。

南海役法

自免役法行天下無復有鄉差爲吏之州獨海南四郡不行焉。聞仕於海南者曰。海南名爲鄉差。實募人爲吏。彼受募者已世其業。民間反謂免役爲便。願輸役錢而不可得。夫權利之心人皆有之。地邇京師。則人以功名爲權利。去朝廷遠。人絕榮望。惟知利之爲權利耳。廣西州縣之吏。皆鄉落大姓。能爲一鄉之禍福。人莫不尊敬之。與江浙之恥爲吏者大異。遠方之貴吏。猶江浙之貴仕也。況南海之遠乎。向之所知。殆一二受募吏輩自詡之言。嘗謂免役之法。聖人所謂順非而澤者也。人生天地之間。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富民爲吏。豈不艱苦。然而甲乙執役。必能自愛其鄉黨。雖不保其不爲非。必不至舞文以毒民如今日之吏。就使斯民得輸錢免役以自逸。而心厭作吏之賤。舉先王良法美意。納之於斯民厭惡之心。俾募雇爲吏者。長子孫於害民之間。而斯民有無窮之患。豈不甚可痛哉。自免役之法一行。有志於世之士。至終不敢復。蓋民之所安者在是。聖人所謂順非而澤者。其是法乎。鄉差之法非役民以自養也。與民長慮而全其生也。今日舉世之民。受吏之害。幸海南四郡。遺法尚存。吾懼繼此有搖撼欲去之而行免役者。羊亡禮亦亡矣。

常平

常平米斛見存無幾。所在皆是也。廣石諸郡。唯靜江常平米。止支諸司人吏俸米。自餘諸郡。不以軍糧不

足借支不還則以久不賑發腐損耗失軍糧不足而借支所至皆然非獨廣右且廣西斗米五十錢穀賤莫甚焉夫其賤非誠多穀也正以生齒不蕃食穀不多耳田家自給之外餘悉糶去曾無久遠之積富商以下價糴之而舳艫銜尾運之番禺以罔市利名曰穀賤其實無積貯衛州郡久不賑發一連遇大凶年米斗僅至二百錢則人民已有流離之禍州縣拱手無策以處之然則穀賤之果不足恃也如此若夫以新易陳在州郡所得爲之事曰斂曰散曷不於樂歲廣糴以爲之備乎

嶺外代答卷五

財計門

廣右溝計

今日廣右溝計。在鹽而已。鹽場濱海。以舟運於廉州石康倉。客販西鹽者。自廉州陸運至鬱林州。而後可以舟運。斤兩重於東鹽。而商人猶艱之。自改行官賣。運使姚孝資頤重。實當是任。乃置十萬倉於鬱林州。官以牛車自廉州石康倉運鹽貯之。庶一水可散於諸州。凡請鹽之州。曰靜江府、融、宜、邕、賓、橫、柳、象、貴、鬱林、昭、賀、梧、藤、潯、容州。各以歲額來請。靜江歲額八千籮。融二千七百籮。宜四千三百九十。邕七千五百。賓二千五百。柳三千五百。有奇。象三千。橫二千七百。貴二千一百。有奇。鬱林三千。昭三千九百。賀五千。梧二千。藤二千五百。潯三千。容三千。凡五萬八千二百籮有奇。（按此文原本有錯簡今移正）取其息。以八分歸溝司。二分歸本州。又海南四州軍及欽、廉、雷、化、高皆產鹽。州軍昔賣溝司二分鹽。亦以八分息歸溝司。通前十六州請鹽於十萬倉者。凡七萬餘籮。絕長補短。溝司歲得錢六十五萬五千六百餘緡。而歲支錢七十三萬二千餘緡。又以向者存留鹽本錢充之。每籮八百足。七萬餘籮。當得七萬餘緡。省以充溝計。厥後張南軒爲帥。乃請于朝。以三分鹽息予諸州。而免諸州民戶苗米。每一石取二斗之耗。後以諸郡實賣數奏請。其額稍減。

廣西鹽法

廣西土瘠民貧。竝邊多寇。自儂智高平。朝廷歲賜湖北衣絹四萬二千匹。湖南紬一萬五千匹。綿一萬兩。廣東米一萬二千石。提鹽司鹽一千五百斤。韶州涔水場銅五十萬斤。付本路鑄錢一十五萬緡。總計諸處贍給廣西。凡一百一十餘萬緡。祖宗蓋以廣右西南二邊。接近化外。養兵積威。不可不素具。故使常有餘力也。自南渡以來。廣西以鹽自給。宣和五年。已詔廣東西路、各置提舉官。歲賣鹽。固無定額。至是漕司乃得取其贏餘。紹興八年、詔二廣鹽通行客鈔。專置提舉一員於廣州。盡領兩路鹽事。又以西路遠闊。又令廣西提刑、兼領西路鹽事。時楊幺擾洞庭。淮鹽不通於湖湘。故廣西鹽得以越界。一歲賣及八萬籮。每籮一百斤。朝廷遂爲歲額。每一籮鈔錢五緡。歲得四十萬緡。歸於大農。內有八萬四千四百緡。付廣西經略司買馬。三萬緡、應副湖北靖州十萬緡、以贍鄂州大軍。餘悉上供。於是漕計大絀。無以備邊。乃取諸郡民間稅米等第。撥往邊州輸納。別以錢和糴。充諸郡歲計。每一石爲錢五百足。邊州衙兵歲餉二十三萬二千餘石。而邊州止管稅米一十一萬九千餘石。故不免科撥他郡。至紹興十一年。民以病告。乞將支移邊州米、就本州納錢漕司。上請。從之。每石折錢四緡足。盡貯於漕司辛字庫。用以支付邊州。漕計大優。議者謂邊郡米一石。價止數百錢。遂裁減至二緡。而漕計猶有餘也。時淮鹽已通於湖湘。客鈔遂不登額。提刑兼司、極力招誘。歲止賣及五萬籮。言事者、又謂客鈔既不登額。不若復令漕司自賣官鹽。而除民折米。和糴之擾。於是廣西漕臣復領本路鹽事。而東鹽不得入西路矣。廣東鹽額大虧。屢請於朝。乞復通客鈔。

以爲廣東產鹽多而食鹽少廣西產鹽少而食鹽多東鹽入西散往諸州有一水之便西路產鹽之州水陸不便異時西路客人樂請東鹽占額爲多今西路以鹽利自專則東鹽坐虧課額朝廷從其請又爲廣西畫所以爲歲計者曰舊額廣東十萬羅廣西八萬羅增收鈔錢一緡省可得一十八萬緡省謂之漕計錢舊法廣西鹽戶納鹽一羅官支本錢一千八百足後爲官吏侵刻止支二三百今實支一千足官截取八百足謂之存留鹽本錢計西路八萬羅又得八萬二千緡省而西路元額八萬羅客人入納四十萬緡省如是則通可得六十六萬二千緡盡付廣西漕司內取二十餘萬緡充買馬并鄂靖州之費餘四十五萬餘緡以之充廣西歲計廣西舊額八萬羅止及五萬今遂指爲實賣之數又於上收增鈔錢減刻鹽本錢是以虛數較之實數歲當虧錢二十一萬六千緡此豈細事也哉范石湖作帥抗疏請復官賣其說曰官自賣鹽不過奪商人之利以利官而民無折米之患往日西路賣及八萬羅今爲虛數矣只以實賣及五萬羅爲率而權以廣西鹽價每一斤以一百四十文足爲率歲可得七十餘萬緡足計九十餘萬緡省靡乎其有餘矣其道約而易行其說簡而易明嚴抑配之法杜侵欺之弊俾法久而不壞誠長利也朝廷始疑而後從之廣東中乞不已又爲東路歲認發東鹽入界鈔錢之數二萬四千六百餘緡其議遂定然漕計優裕實范公之力也

經略司買馬

自元豐閒廣西帥司已置幹辦公事一員于邕州專切提舉左右江峒丁同措置買馬紹興三年置提舉

買馬司于邕。六年、令帥臣兼領。今邕州守臣提點買馬經幹一員、置廨于邕者、不廢也。實掌買馬之財。其下則左右江二場、東提舉掌等量蠻馬、兼收買馬印。西提舉掌入蠻界招馬。有同巡檢一員、亦駐劄橫山寨候安撫上邊則率甲兵先往境上。警護蓡諸入界。有知寨、主簿、都監、三員同主管買馬錢物。產馬之國曰大理。自杞、特麽、羅殿、毗那、羅孔、謝蓡、滕蓡等。每冬以馬叩邊。買馬司先遣招馬官齎錦繒賜之。馬將入境。西提舉出境招之。同巡檢、率甲士往境上護之。既入境、自泗城州行六日至橫山寨。邕守與經幹盛備以往。與之互市。蠻幕譙門而坐。不與蠻接也。東提舉乃與蠻酋坐于庭上。羣蠻與吾六梭博易等、量于庭下。朝廷歲撥本路上供錢、經制錢、鹽鈔錢、及廉州石康鹽、成都府錦、付經略司爲市馬之費。經司以諸色錢買銀及珂易。他州金錦綵帛。隨往博易。以馬之高下、視銀之重輕。鹽錦綵繒、以銀定價。歲額一千五百匹。分爲三十綱。赴行在所紹興二十七年、令馬綱分往江上諸軍。後乞添綱。令元額之外、凡添買三十一綱。蓋買三千五百匹矣。此外又擇其權奇、以入內廄。不下十綱。馬政之要、大略見此。

宜州買馬

馬產于大理國。大理國去宜州十五程爾。中有險阻。不得而通。故自杞、羅殿、皆販馬于大理而轉賣于我者也。羅殿甚邇於邕。自杞實隔遠焉。自杞之人強悍。歲常以馬假道於羅殿而來。羅殿難之。故數至爭。然自杞雖遠於邕。而邇於宜。特隔南丹州而已。紹興三十一年、自杞與羅殿有爭。乃由南丹徑驅馬直抵宜州城下。宜人峻拒不去。帥司爲之量買三綱。與之約曰、後不許此來。自是有獻言于朝。宜州買馬良便。下

廣西帥臣議。前後帥臣。皆以宜州近內地不便。本朝隄防外夷之意。可爲密矣。高麗一水可至。登萊必令自明州入貢者。非故迂之也。政不欲近耳。今邕州、橫山買馬。諸蠻遠來入吾境內。見吾邊面闊遠。�tr麼州數十。爲國藩蔽。峒丁之強。足以禦侮。而橫山奠然遠在邕城七程之外。置寨立關。傍引左右江諸寨丁兵會合彈壓。買馬宜親帶甲士以臨之。然後與之爲市。其形勢固如此。今宜州之境。虎頭關也。距宜城不三百里。一過虎關。險阻九十里。不可以放牧。過此、卽是天河縣平易之地。已逼宜城矣。此其可哉。

馬綱

蠻馬入境。自泗城州至橫山寨而止。馬之來也。涉地數千里。瘠甚。蠻縛其四足。拽仆之。啗鹽二斤許。縱之旬日。自肥矣。官既買馬。分定綱數。經略司先下昭賀滕容高雷化欽廉宜柳融貴潯鬱林州。差見任使臣三十三人。前來橫山押馬。不足、聽募寄居待闕官。常綱馬一綱五十匹。進馬三十匹。每綱押綱官一員。將校五人。獸醫一人。牽馬兵士二十五人。進馬綱則十五人。蓋一人牽二馬也。諸州差官兵既定。押馬官借請贍家錢二百餘緡。將校軍兵各有借請。前往橫山寨提點買馬司公參。既領綱。則自橫山七程至邕州。又十八程至經略司公參。呈驗綱馬。經略司覆量尺寸。加以火印。養之馬務。以觀馬之羸壯。體察押馬使臣之能否而進退之。遂再分綱責領。發往行在。或江上諸軍交納。沿路州縣皆有馬務。爲之宿程。有口食芻草料。爲人馬之須。費既至、朝廷又有賞罰以勸懲之。凡全綱不死損者。押綱官轉一官。減三年磨勘。死損三分者。有降官之罰。其餘賞罰有差。將校軍兵各以所牽馬爲賞罰。賞則補以階級。不願、則請錢。罰則

加杖而遣之。然而押馬亦有法焉。其法、買鹽留以自隨。每日晚以鹽數兩嗤之。自然水草調而無疾。此求全綱之法也。大抵押馬、乃武臣軍校速化之途。而副尉累以賞轉至正使者、不可勝數。

邕州橫山寨博易場

蠻馬之來。他貨亦至。蠻之所齎。麝香、胡羊、長鳴雞、披氈、雲南刀、及諸藥物。吾商賈所齎。錦繒、豹皮、文書、及諸奇巧之物。於是譯者平價交市。招馬官乃私置場于家。盡攬蠻市而輕其征。其入官場者、什纔一二耳。隆興甲申。勝屠子昭爲邕守。有智數。多遣邏卒於私路口、邀截商人越州。輕其稅而留其貨。爲之品定諸貨之價。列賈區於官場。至開場之日。羣商請貨于官。依官所定價與蠻爲市。不許減價先售。悉驅譯者導蠻恣買。遇夜、則次日再市。其有不售。許執覆監官。減價博易。諸商之事既畢。官乃抽解。併收稅錢。賞信罰必。官吏不敢乞取。商亦無他糜費。且無冒禁之險。時邕州寬裕。而人皆便之。

邕州永平寨博易場

邕州右江永平寨與交阯爲境。隔一溯耳。其北有交阯驛。其南有宣和亭。就爲博易場。永平知寨、主管博易。交人日以名香犀象金銀鹽錢、與吾商易綾綿羅布而去。凡來永平者、皆峒落交人。遵陸而來。所齎必貴細。唯鹽甚重。然鹽止可易布爾。以二十五斤爲一纏。布以邕州武緣縣所產狹幅者。其人亦淳朴。非若永安州交人至欽者之狡。若右江又有滴江棚。與交阯蘇茂州爲鄰。亦時有少博易。則滴江巡防主之。

欽州博易場

凡交阯生生之具悉仰於欽舟楫往來不絕也博易場在城外江東驛其以魚蚌來易斗米尺布者謂之交阯蜑其國富商來博易者必自其邊永安州移牒于欽謂之小綱其國遣使來欽因以博易謂之大綱所齎乃金銀銅錢沈香光香熟香生香眞珠象齒犀角吾之小商近販紙筆米布之屬日與交人少少博易亦無足言唯富商自蜀販錦至欽自欽易香至蜀歲一往返每博易動數千緡各以其貨互鬻踰時而價始定既鬻之後不得與他商議其始議價天地之不相侔吾之富商又日遣其徒爲小商以自給而築室反耕以老之彼之富商頑然不動亦以持久困我二商相遇相與爲杯酒歡久而降心相從儈者乃左右漸加抑揚其價相去不遠然後兩平焉官爲之秤香交錦以成其事既博易官止收吾商之征其征之也約貨爲錢多爲虛數謂之綱錢每綱錢一千爲實錢四百卽以實錢一緡征三十焉交人本淳朴吾人詐之於權衡低昂之間其後至三遣使較定博易場秤邇年永安州人狡特甚吾商之詐彼也率以生藥之僞彼則以金銀雜以銅至不可辨香則濆以鹽使之能沈水或鑄鉛于香竅以沈之商人率墮其術中矣